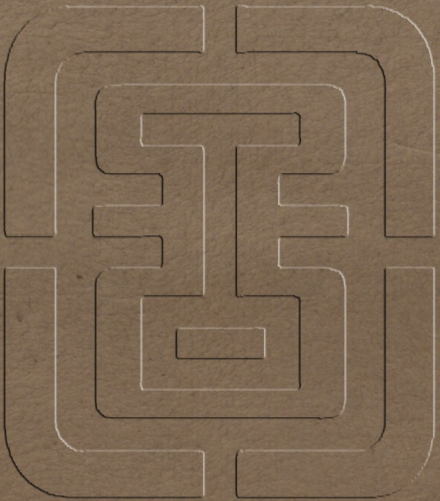




1506



宋學士文集
四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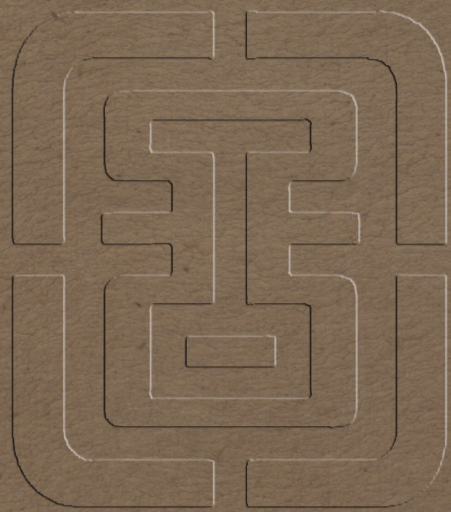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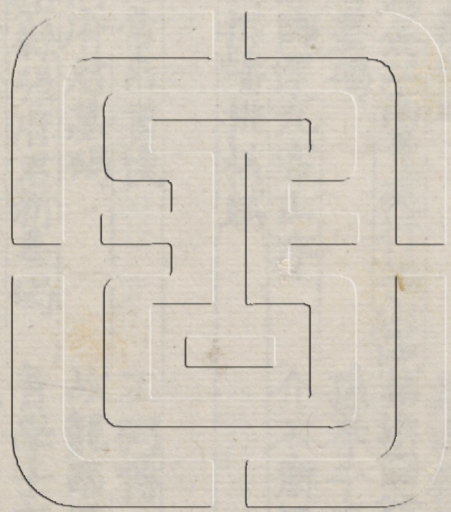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宋學士文集目錄

鑾坡集目錄

卷第一

嘉瓜頌

元莫月鼎傳碑

大明勅賜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梁國公趙君神道碑銘有序

關府君墓碣

送黃尊師還九宮山序

奉制撰堵挑核賦

卷第二

題郝伯常帛書後

廬陵周府君墓碣

故漳浦知縣張府君新墓碣

皇明雅頌序

陳氏譜圖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

見山樓記

孫孝子傳

介石齋銘

王弼傳

故龍南鍾府君墓碣

曾學士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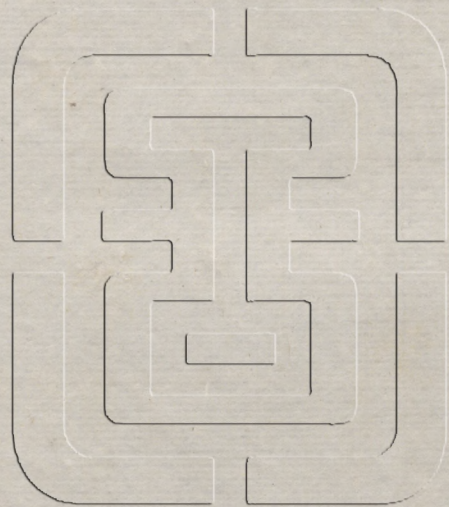
觀世音畫像贊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觀世音畫像贊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卷第三

故貞母陳夫人譚氏墓誌銘

劉兵部詩集序

弔忠文

周尊師小傳

冲默齋記

送張禮部兼晉相府錄事序

靈隱輔良大師石塔銘有序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孝經集善序

丹井銘

胡府君壙銘

興源寺記

故義士胡府君壙銘

卷第四

呂氏采史目錄序

故胡母歐陽夫人墓誌銘

題朝夕箴後

諭頌

魏府君墓誌銘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題墨本黃庭經後

故姜府君墓碣銘有序

卷第五

跋金剛經篆書後

寶積三昧集序錄

題顧拙軒告命後

跋符山法會記後

飛泉操

月堀記

蟠松說

郊裡慶成詩序

昭鑒錄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劉參軍黃牒跋尾

上清宮提點張公碑有序

句容奉聖禪寺興碑銘有序

寂照圓明禪師壁峯金公諱利塔碑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

故黃府君墓碣銘

題趙模千文後

崆峒雪樵賦有序

卷第六

祿命辨

題織圖卷後

碧落碑跋尾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王兔泉聯句引

元故江西儒學提舉楊廉夫墓銘有序

元故一鄉善士張君墓版文
故太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故雜造局副使王仲和墓碣
王君子與文集序

故秦母夫人金氏墓銘
銅雀瓦硯銘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恭題 賜和托鉢歌後

劉彥昂詩集序

卷第七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故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有序

故民匠提舉司知事許君碑銘
黃瑄字辭

天台顧氏先德碑
截士幾字辭

西城浦氏定姓碑文
生生堂記

送尚書李公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處州教授吳君妻丘氏墓銘
魏賢母宋夫人墓銘有序

題王羲之真跡後
千巖禪師語錄序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十八大阿羅漢贊

卷第八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眷親園記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雲中辭
題山房清思圖

跋佛頂托鉢歌諸文後
陶府君墓誌銘跋尾

茂承齋銘
戴亭張氏譜圖記

曾侍卽像贊
盧龍清隱記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蘇州重脩孔子廟學之碑

恭和劉氏先德錄序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栴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引
故天台朱府君霞鳩肝表

題劉氏官告後

卷第九

協晨中寥辭一有

冲虛室銘

題金書法華經後

瑤芳樓記

淨慈順公送川壑塔碑銘

鄭仲涵墓誌銘

恭題御和詩後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劉府君碣

題韓幹馬臨本

題郭熙陰崖密雪圖

題趙大年鶴鹿圖

書鬪魚

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

題龍眠居士畫馬

題周文矩畫狄梁公諫武后圖

題徐浩書

題張旭真跡

題松雪翁書觀音經後

卷第十

皇明寶訓序

進大明律表

故同知重慶路廬州事羅君墓銘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

處州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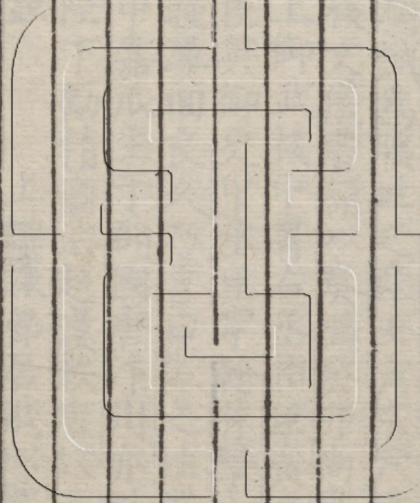
東雒山房序有詩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觀省序

閱江樓記

劉真人傳

同虛山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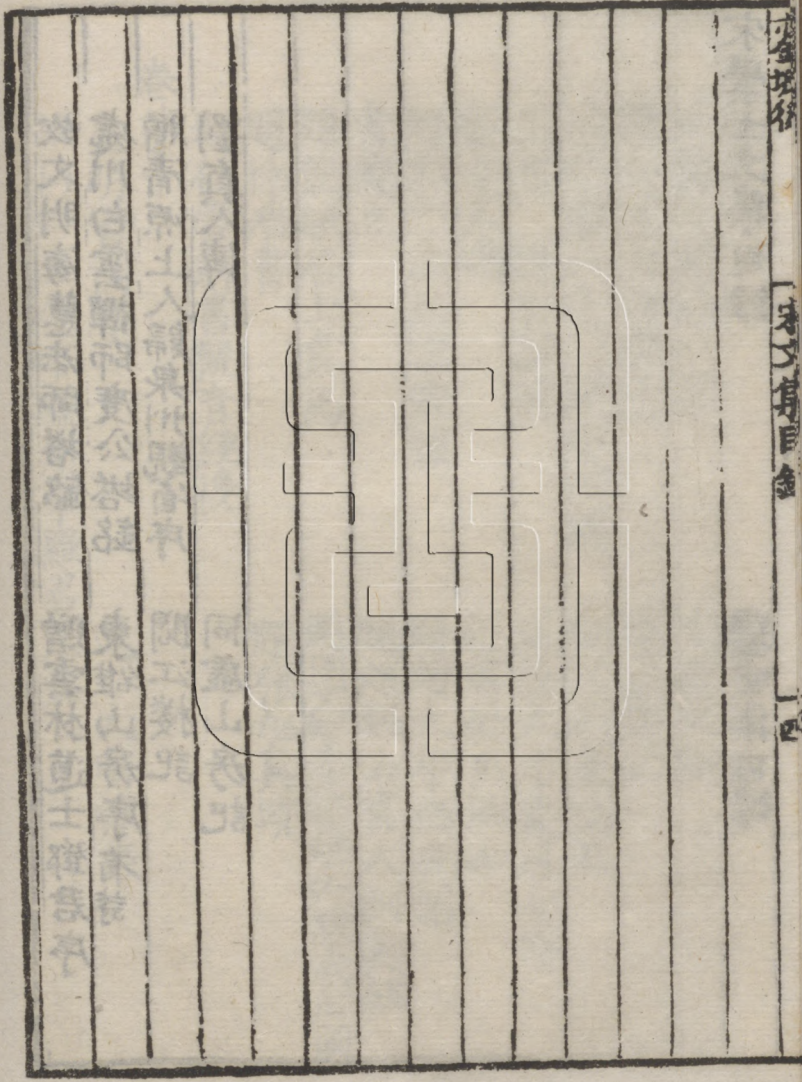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一

嘉瓜頌

鑿坡集卷第一 即翰苑後集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効祥乃洪武五年
 夏六月嘉瓜生于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蒂圓如合璧奇姿
 分輝紺色交潤誠為曠世之產壬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甌
 圖其形于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
 獻時 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
 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瀛咸侍左右
 天顏怡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
 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
 有自來矣 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
 有象實見于茲 上謙讓弗居俄以靈臚之臻復不可
 不承乃 詔內臣實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 太廟臣瀛
 退而思之夫瓜蒞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神



瓜合形表縣縣之慶此固兆 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
祉况瓜之所出本於回紇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爲西方今
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涼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
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天顯叶瑞其
又不在于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
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宣我神應焜煌我
王度寧可喑默而遂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
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錄復繫之以頌頌曰
乳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大和發爲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
瀉神瓜挺出殊實同蒂瓜孰非單比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
降精蜜房均甘冰圭競爽明月重輪彷彿堪象豈無賓連產
於戶東叶疇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蓋疇若茲
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縣延西域既柔德冒八埏郡臣
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 天子萬壽粵從啓運靈貺

疊甄兩岐秀麥合拊孕蓮矧此貞符近在輦轂 王化自邇
遠無不服 帝曰吁哉朕猶憊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
物爲祥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孰瑞不矜 帝則弗
居唯親是思我民之圖以實應天斯乃 盛德小臣作頌以
示罔極

蔣山廣薦佛會記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兩風時
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天爲徒重念元季
兵興六合堆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
蟠充塞下上吊莫靡至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
啾有聞 宸衷盡傷若夜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
大椎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
人詣于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
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秘書於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群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
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

于爐復再拜 躬眎既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
午門真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將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

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
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闕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

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摺玉
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群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

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迎群臣亦再拜樂再
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蕪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

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
水或青蓮花水桃豎名薺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

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
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

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群臣退諸浮屠旋遶大
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註之意初斷山右地成六十

坎湯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
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練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

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
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箴之詔已引入殿致三

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
復引而出命軌範師呪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

夜將半 上復上殿群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
徹豆 上再拜群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

群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大次解嚴群臣趨出灑聞前事二日凄風成寒飛雪灑

上還大次解嚴群臣趨出灑聞前事二日凄風成寒飛雪灑

空山川慘澹不辯草木 鑿輅一至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
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
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
冥靈來歆來饗君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手天地感
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 肆惟 皇上自臨御

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恭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
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衰於無祀之鬼可謂備
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
之禮確然之行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
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瑩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及朽
骨而況於人夫塵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
皇上好生之仁流衍無際將不間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
大非言辭之可贊也 猗歎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
蔡秉夷咸哲職專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

以揚 聖德於罔極同請瀛爲之文瀛以老病固辭弗獲既
爲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
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侵盪摩白
日爲薄孰靈匪人流血汜若積屍橫縱委溝溢壑其霜月凄
苦涼颼酸啣茫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錢
爲心寧免涕洟其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
治軫念幽潛甯不違寐爰啓靈場諮彼蒙翳其 皇輿載臨
楮首大椎遙瞻祝座如覲醉容香疑霧黑燈類星紅梵俱震
雷鯨音號鍾琪鬼宿度河夜漏杵半颺輪羽幢其集如霰神
池潔清鮮木華粲赫塵垢身還清淨觀棋迺陟秘殿迺覲慈
皇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
康莊堪法筵設食厭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
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鴻恩既廣氛氳全消軋坤

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王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謹
惟佛道弘誓拔群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替弗灼

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其

元莫月鼎傳碑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高祖儔宋政和壬辰進士第
一祖慶父濛連起為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
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絕去世故從事於
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諱道士服更名沾乙自號
為月鼎入青城山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
有鄒錢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秘不傳乃丞往求委身童
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嘆即
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鬼彫動與天合雖嬉笑怒
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河東大旱馬廷鸞方守
紹興迎致月鼎月鼎建壇場瞑目按劍呼雷神役之俄天地

晦冥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為神仙
云元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或求異人江南物色獲
之見帝於樂京內殿帝詔近侍持果餼觴之時天色爽霽帝
曰可聞雷否月鼎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
殿庭帝為之改容復命請雨雨立至如紹興時帝大悅賜以
內府金繒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帝疑其物微因盛有所
資亦不受尋有旨俾掌道教事月鼎以老耄辭遂給驛南旋
益放於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風條條起衣袖間嘗
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月鼎笑拾
果殼浮觴面頰之雲自湖畔起翳于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
方會飲觴既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
所為急召直進端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山岷為
鬼物所憑狂易不可制遍索月鼎不值忽遇諸酒肆月鼎大
罵含酒嚙之暨歸物怪已息賣餅師積餅于筐時被物竊去

月鼎召雷轟雲中斬胡孫首投于前市魁娶婦道爲白猿精
所攝抵門但空車馬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飈遽作飄婦
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峯不知何以至此也月鼎陽狂避
世不妄與人接然頰間疾疾者有來告急或以蟹中黃篆符
與之或摘草木葉瘞氣投之無不立愈者故咸以真官稱真
官謂其能主地上鬼神其靈異之跡士大夫多言之不能盡
載歲庚寅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又三日將化於汝
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月鼎推手曰俟五事備可
也夜將半風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
拾九繼華奉遺蛻莖于蘇之長洲陳公鄉去丹霞道院三里
而近月鼎所受侍宸諸書寶秘一如鄒不輕授人唯繼華及
無涯潘氏得其傳餘有求者隨其器小大淺深自撰符篆與
之亦多驗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真皆
解押雷致雨雲而玄真尤號偉特若行黜法能使群鸛回翔

壇上云

史官曰魯陽援戈而麾日退三舍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降霜
夫以匹夫之微精誠所格而天且應之况葆真之士乎所謂
葆真之士其憲冲其志靜虛其神疑以全故其一語默一吸
噓誠可嘯呼麾斥鞭笞魑魅於指顧之間矣嗚呼此事然也
則夫有事周孔之學以致中和之功者其應神速又為何如
我參天地而妙萬物固宜有在也世之人胡不爾思隨物變
遷至與人道弗類其可悲也夫抑亦可慨也大予嘗總脩元
史已類月鼎入釋老傳或以為涉於怪神止之然予心竊有
感也復別書之以示玄學者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
麓山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則為福祈
諸峯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為

陰阜為連坡為平林一奮一上復襟帶手後先東則遙岑隱見青雲之端宛類娥眉向羣山相嫵媚為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洋浩渺環浸乎三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屏挿起湖濱曰夏蓋山去天若尺五巖峙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絕之境也仲遠心樂之以為非高明之居不足延攬精華而領納爽氣於是構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鼎俎既備設核維旅壺觴更酬吟篇疊味及至神酣意適褰簾而望遠近之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擁翠不俟指呼儼若次第排闥而入使人涵茹太青空澄中素直欲驟鸞翳鳳招倅佗韓終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拔者為何如也伊來俾瀛記之夫自辛卯兵興闔廬所在往往蕩為灰燼狐狸晝舞鬼燐宵發悲風愴然罷人君子每為之求慨自非真人龍興撥亂世而反之正含齒戴髮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間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

觀眺之際亦曰

帝力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

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閣於臨川而荆國王文公為記其事且謂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娛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脩厥故事如承平時此無他

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

及雍熙之治將見羣及於海內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欤雖欲不為之記不可得也第所媿者瀛之學識繆悠立言無精魄難以傳遠仲遠尚求荆國其人而為之庶幾樓之勝槩與雄文雅製同為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群從子姓皆彬彬著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遠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冲澹之趣瀛蓋聞之丹厓先生云

大明勅賜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贈
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
梁國公趙公神道碑銘有序

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趙公之薨距今已十
寒暑褒卹雖頒而墓隧之碑未樹其子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
衛親軍指揮使司事獻請于大都督府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
禮部於是尚書臣凱侍即臣魯具以事聞上可其奏詔臣濂
撰文而臣某書篆以賜之臣濂等受命震惕深懼不足以稱
上意退考諸功狀而序之曰公初諱某今改賜德勝姓趙氏濂
之鍾離人曾大父小乙府君妣時氏大父省土府君妣王氏父
諱仁贈懷遠大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天水
郡侯妣李氏封天水郡夫人公世爲良農家狀貌魁偉有膂
力充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猝近歲壬辰江淮倣擾
州縣簡拔梟銳爲義兵奇公勇悍選爲隊長公年甫二十
有八帥衆接戰必操螫弧以爭先蹈湯赴火有不暇卹敵人
望而畏之然棲棲在下列無有旌其能功者乃走西營謁歸
德王忙哥隸麾下稍久察其馭軍無律絕類兒戲又欲擇豪

傑而依之俚俚未有所歸歲甲午

大明皇帝統領大

將南征駐軍滁陽公聞母夫人在軍中秋七月戊寅遂棄其
妻來從及見上轅門喜獲騎將遂賜以今名命爲帳

前先鋒已而從上取錢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寨克全椒
後河六丈大樹諸寨彙出師援六合左股爲流矢所中幾至
危殆上親臨視焉歲乙未之春閏正月剗雞籠山群

盜與僞將韓溥酣戰直搗烏江下和州而含山次第平三月
夜譟陳也先營戊申也先來侵力出闔却之夏四月庚申拔
板門寨五月擊長官寨遂取儀真上錄公從戰之功

超授忠勇校尉管軍總管府先鋒六月丙辰復從

上

渡大江時元兵屯牛渚剗槩如林常忠武王鼓勇先登而奪
其營諸將乃下大平連攻蕪湖句容取之秋七月辛卯克溧
水八月破溧陽公皆有功歲丙申春二月元將蠻子海牙闖
大兵南渡擁兵建柵於采石磯以斷淮西之路時將士家屬

皆留淮西

上慮其心動洵命忠武王帥師攻之公亦

在遣中乃以疑兵分其勢然後出正兵與戰短戈方接奇兵
遽起而乘之元將大敗而遁三月乙酉大破陳也先營於方
山庚寅下金陵公之績為諸將先丁酉

上命徐魏公

取鎮江公副之破貓獠軍水寨夏四月下冊陽金壇五月平
宣城兵鋒所及勢如破竹而所向無前矣轉承信校尉領軍
先鋒六月取廣德秋七月破偽吳張士誠水寨九月復從忠
武王攻毗陵會清軍叛與士誠合圍魏公於牛塘王與公大
敗其衆擒其梟將張將軍歲丁酉春三月壬午取毗陵時豪
傑雄爭而民心無定向曾未幾何廣德宣城叛公復取之夏
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誠出挑戰公麾
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甘露望亭無錫諸
寨歲戊戌春二月公從大將攻湖州已而宜興叛秋七月公
復取之歲己亥夏四月擢懷遠大將軍中夾左副元師五月

攻池州取青陽石埭當是時安慶實為荆楚咽喉之地勢不
得不取秋八月公攻之已而取無為潛山冬十有二月復從
大將征杭州歲庚子春三月還南京會偽將朱暹來攻宜興
公帥師為援即搥退之夏五月偽漢主陳友諒以重兵襲我
太平境直犯龍江

皇上震怒命諸大將分據險要授

以成筭而命公守虎口城虎口城龍江第一關也既而友諒
兵大至兵陣既交殺傷相當而伏兵忽起山坳友諒兵大敗
擒戮無算遂復太平秋八月下銅陵之臨山寨冬十月掠黃
橋及馬馱沙歲辛丑春二月征高郵夏四月陞後夾統兵元
帥秋八月

上親率六師伐偽漢以報龍江之役公從行

道經安慶攻破其水寨遂乘風直沂小孤山抵九江九江漢
偽都也距九江五里所友諒始知意謂神兵自天而下友諒
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玉研華蓋日月旗等物公復分兵攻黃
梅廣濟冬十月克瑞富臨江吉安諸州復回師攻安慶下之

十有一月壬申進克撫州友諒既遁謀移都武昌公承命

攻其沌口填歲壬寅春正月從上征南昌兵至彭蠡

湖南昌降三月取新淦州已而祝某康泰據南昌叛殺守臣

葉琛公率精甲從魏公復其城夏四月甲午城破公左肩為

砲所傷久之乃瘳工壯其為人超授僉江南等處行

樞密院事羅友賢據池州神山寨以叛冬十一月公與忠

武王平之偽漢餘黨建柵南昌之西山號為八陣指揮卜又

二月公從趙將軍破之俘獲三千餘人江右州郡雖已附往

觀望狐疑未即決歲癸卯春三月臨江吉安富州三城叛

公皆先後統兵復之

上以南昌實西江重鎮襟江帶

湖控荆引粵非宗藩不足以授綬定之寄於是詔皇姪大都

督授以節鉞往涖其地而公實統精兵受節制夏四月壬戌

友諒帥強兵十萬攻圍南昌癸亥公統步卒數千闢城門迎

戰偽將金指揮操戟直前公彎弧一發應弦而仆敵氣大懼

而退明日復合自是晝夜環攻城友諒親督使之勢在必求

公贊畫秘計分命諸將隨方應敵剪獲甚衆六月辛亥公巡

城至東門敵發蹶張中其腰背箭深入約六寸公即拔出之

且撫解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於矢石屢矣其重無踰於此

者豈命也夫然大丈夫死即死政復何憾所恨者不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稍效微勲垂令名於竹帛爾丁已遂薨於私

第年三十有九軍中涕泣相弔上聞之悼惜不已遣

使者來致祭冬十有一月獻讓柩車至南京以丙子塋于牛

首山安德鄉下堡之原上念其功復命曰謁者賻以

布帛菽粟有差歲甲辰春三月遂命獻代頌其衆秋九月下

中書議贈公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

國追封梁國公勅有司建廟南昌歲時祭享歲戊申正月乙

亥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追念開國元勳

皆命配享仁祖淳皇帝廟廷公位居其八實異數也

公爲人沈鷲而簡默剛明而質直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旌
幟爲之改色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下及從大將征伐尤能
恪守軍令不敢違尺寸君子以此多之生平雖未嘗讀書隨
機應變其智如神動與古名將合兼之臨難不懼奮弗顧身
而於孝友之道尤爲篤至信所謂間氣所生之良將也公娶
王氏因公來歸歿於軍追贈梁國夫人繼室朱氏先公若干
年卒子男一人獻王氏出也臣聞之龍蛇起蟄山澤通氣與
運相值有開必先此古今通義也惟我 皇上龍飛臨
濠建萬世不拔之基一時將帥大臣多其鄉里之豪俊如公
者亦一人也蓋昊天有成命既生聰明睿知爲天下君必有
賢臣經綸而翼衛之比意已定於冥冥之中久矣公自壯歲
從戎何役不隨何戰不與所以輝耀其威靈者亦云至矣使
假之以年勲業炳朗當不止於斯惜乎不見海嶽大歸於一
統也其亦命也夫然而 聖恩沛滂追命錫爵既備極於寵

榮有子能令亦足上承 宸渥宿衛殿庭公之不沒者蓋有
在矣古者諸侯計功稱伐書之于太常勒之于彝鼎以示其
不忘是用上遵 詔旨備書公之勲績繫之頌聲以昭示承
休於豐碑焉頌曰 沈沈將軍川嶽之英捷如俊鷹金
瞳鐵翎臨風一擊百禽震鷲當元李世四海雄吞續紛戰塵
白晝翳昏執戈而興罕風躍雲 真人龍飛魚徐之陽
單騎來歸願備戎行 帝曰俞哉群慝爾攘元有將臣牛渚
駐師公揚靈旗隨 帝殄夷拔其水營雲散鳥飛于時
群豪割邑據都伐木建柵壅川爲瀦視 帝指呼是剪
是屠孰爲最強大牙其中僞漢居西狂吳在東登我叛人軼
我疆封無征弗從有戰必先斬將奉旗電逝颺旋敵人畏之
縮勦莫前何彼光殘犯我龍灣公扼虎口屹爲雄關六軍奮
呼殺人如山 帝乃誕怒肆行天誅公時在行勇若虎貌
倅厥寶王僞都爲墟胡不爾思復攻豫章峙其冰山以凌太

陽公丞出過殪彼豺狼堂堂畫巡出其東門不虞飛矢竟斃
其身軍中慟哭於夜亦聞天祐

大明實生俊英瑯戈
淑旂統馭萬兵胡命止斯不觀厥成
天聲四震漢路吳摧

中原既定四裔畢來使公之存績用益恢
天子念功

禮備褒旌錫爵上公配享廟庭命書絢爛榮賁泉城牛首之

山有墓在原禮官奉詔表此武勳以鴻厥慶以示子孫

閩府君墓碣

禮部員外郎閩育泣謂金華宋濂曰育不幸六歲母夫人亡
時年方童而未有所識知又加十六年而先府君棄我諸孤
育幸粗有知矣適病癘將殆不復知有人問事以故父母皆
從越俗火塋而投骨清淵之中迨今一念及茲痛徹心膂幾
不願生存頗聞古昔有招魂塋衣冠者於是卜地晨會稽賀
上坊之原近祖塋若于步縣木為柙覽土成窆以洪武某年
月歲之雖於禮似涉不物人于迫切之至又皇卹其他異日

使吾子孫當時物變遷持一觴酒酌塚前土以致追遠之思

不翅足矣冢上有石先府君之遺德子宜為文之育將勒焉

濂按府君諱澤字潤民姓閩氏越之會稽人自幼為吏於三

界巡檢司遷錄姚石堰西場歷山陰縣及錄事司遂陞越府

史府公賢之事之劇者恒以屬府君不久輒集府倉之斛皆

斷木題奏而成易於開闢苟通錙銖之隙入糧必加府君知

病民命椎錢為紙而錮其四隅鄰府取以為法已而調衢州

會江浙行省檄築諸郡城衢府遠護之府君府君召大姓于

庭取官書驗賦賦之小大咸宜民大悅充廣盈倉副使轉寧

國縣典史未上卒時至正丙申三月朔也上距所生大德癸

卯之歲壽五十又四娶何氏同縣曹娥鎮人有婦德得年四

十以重紀至元庚辰某月日卒子男子三長即育以儒貢吏

部授以今官階承直即次深子女子三陳彥誠韓泰張漢卿

其壻也濂聞招魂而葬者久矣在漢則新野公主在魏則郭

猶在晉則曹護蓋無代無之雖表瓌駁議頗富而於即生以推亡休情以處禮二者終有所未盡孝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情何有紀極天不足以爲高地不足以爲厚尚可過之而不得伸邪昔者丁蘭母亡刻木而奉之有若木其焉可指之爲母乎亦聊以塞夫罔極之恩爾若育之爲出於念親之切是亦禮之變者也脫議之其非人情矣乎銘曰
孰無父母孰無立墓悠悠蒼天我胡獨不然朔風長懷有淚如泉賀上初之原是爲閻氏之阡述德以昭先百世其傳

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維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爲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猶恒取以爲則年及壯用推擇爲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塋城中結庵廬其側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

稀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曰啜淖糜二孟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頰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蕉萃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閭師韓泰亨帥闔巷民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庶之伺夜半携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遙問曰暮夜欲何爲戴嘆息而去以爲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于井落多効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爲儒今擢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瓊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偃偃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益場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

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送黃尊師西還九宮山序

雙井黃尊師中理文節公庭堅之八世孫也年弱冠以門資嚴爵為光之固始尉尋惠半身不遂棄官來歸有神師號金花君者謂曰吾能療而疾疾愈當為道士弗聽吾將去尊師曰儻能起廢疾為全人敢不受命金花君以帛粘其體炳燈徧灼之越七日起行尊師曰神師之言猶在耳也小子其敢忘乃去學老子法於欽天瑞慶官宮在輿國九宮山上即真牧張真君道清鍊丹之所居十餘年遂主其徒其徒凡一千人咸服其教恂恂有道行當 皇上西平江漢尊師拜迎於鄂應對稱旨後八年 上思其人復召至南京所以寵

者甚至既退命儀曹設宴享之薦紳家以為尊師幸逢 際上簡 主知龍光并袍山中泉石當被餘輝而綽有喜色不可無咏歌以誇張盛美其西還也相率賦詩餞之而請金華末漁序之詩曰崔崔九宮山翠蕤倚曾青飛觀峙後先宸奎爛晶熒中有邈世翁霞衣佩蔥珩仙徒一萬指執簡聽使今年未邁兵燹散走如流星翁獨牽青牛尋雲自躬耕 翠華幸江漢皂從森幢旌俯伏黃鶴磯再拜陳中情 天曰下照臨管榮受餘榮今又奉璽書翩然親神京太官給珍膳法酒雙玉瓶祗因逢景運重階泰階平致使方外士恩寵露鴻靈一旦賦歸歟行裾逐雲輕自言當務冠綠袍佐山城風露感末疾離家煉黃寧藥烹日月鼎符三龍虎經中氣昭象先玄覽極窈冥歎期啓泥丸神飛出孩嬰名花滿皇都春風語派鶯景物非不繞歸思竟纏紫芳歲去如矢逝波日堪驚純陽一銷鑠重陰遂相乘余聞重自愧顛毛類枯莖逐物向後棲

身亦筑墩幸有一寸丹能與萬化并何時滴秋露相期註黃庭

介石齋銘

金陵管君名豫以時順為之字以介石題其所居之齋皆取乎大易之義也蓋管君嘗學佛解既習儒家言又通天官之學當

皇上龍飛定鼎江左材藝之士無不寵任之管

君用薦者擢為層官已而建太史監遂改春官之職管君益竭其智慮凡氣朔之盈虛躔度之遲疾或步或推罔有絲毫愆忒

上嘉其勤會廷議易太史監為欽天監遂命管

君為之令管君亦可謂至榮也已然其進學之心猶孳孳也且謂豫以悅樂為義易致沉溺必以中正自期介如石焉則能審其幾微上下之交不至於諂瀆矣乃撥介石二言以自警嗚呼若管君者其知豫之時順之道乎雖然豫之彖辭有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管君苟以順而則天其又有契於不過不忒之理乎太易之道無所不包故予

發其意於傳注之外而復繫之以銘銘曰

豫之為義動以順苟耽于逸爽其正節介如石剛且勁其幾始兆見輒定自微而彰若處鏡下不加褻上弗佞如此進學德將疑或冥或鳴戕厥性戒之初終制乃勝有齋肅如更嚴親我銘其楹宜敬聽

奉

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

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

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而奉

旨撰

賦垂誠方來臣瀟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

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是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是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之於正云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仁獸在郊赤芝薦芳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眴瑰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遙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葱蘢覲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袂舉兮高騫紫雲之輜輶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幪

乃濯翠籬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將懷核而種之斲上林之寒烟王母微笑塵世易遷儻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視滄海於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溪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籍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晶瑩俯貼金盤巢蓮之龜藏六仰承玉露常滿之杯弗傾銑首聳兮共岑豐下麟兮墜星衆皺感昔文之籒一窪量面色之頰荷盤欲展蚌甲未扁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罅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圍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白鸞尋同藏玆於天府星形月魄挾願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惚恍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橘類益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騁詭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九骨之難登以椎才之

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
掌高擎望鸞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苦白日之易短兮竟
莫制於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和之
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
鑒之不遠踵履轍其相仍天啓
皇明 真人龍興
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丹顯忠
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濟兆民於蒼松
之朋神機流浹太和熏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朝兮階
秀堯莫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往古之荒
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評曰
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齡
兮多惚恍既靈仙兮勞憂思誰見崑丘兮紫芝長
真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爲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皇
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

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銓三館書置宣
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于二年
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
不疑况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
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頌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
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犬桃雖不可盡
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廡年已邁舊學
皆廢忘未必其言之是微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
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鑾坡集卷第二

題郝伯常帛書後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
繫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
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
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
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末妙東廷臣唯公最宜四
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克國信使以行宋
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
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
乃於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
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
命總管段祐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

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
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
十三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
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頗見焉遂奏于
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
其書上仁宗詔裝潢匠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
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桶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
有所作美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
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羗澤中武因獲
還此特出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
通之際鴈乃能遠離縉繳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
之忠節邪會公已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
繫豈細故也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
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

信史者也濂修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
卷末以見鴈誠能傳書云

王弼傳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慰司奏差龍
沙即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
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
謁焉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
金騰篇忽聞窓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
晝哭于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祝曰宣予
藥殺爾邪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兒閱人多唯翁可託故來
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壽俊十人爲之徵弼曰
可人既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
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四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
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

辰父醉卧兄樵未還兒偶步墻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
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髻其髮
纏以綵絲次穴膏割心若肝豎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
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為奴稍息舉針刺
之鬻額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
之勿使街究九泉兒誓與翁結為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
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聯
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速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撐
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橐遂獲符章印尺長
針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
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
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天曆二年春二
月為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
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

後王先生將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
術復經房州遇鄭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
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為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
肉近志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
鄉為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誰為爾父月西
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
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為具成案上大府萬里瘦死于獄部
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荅吏罵曰獄由爾與今及不語邪
月西曰殺我者既伏辜矣喋喋將何為尚賢竟以賂免初弼
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頑
童李延奴也月西寃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
曰月西與翁約為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
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宝延奴父福
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鄭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云自

是三鬼留粥家晝相隨行夜同粥卧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也粥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蕪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粥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為某惡行萌某邪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為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粥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為壽粥連以酒酹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容戲以醯代之頑童怒曰幾莖吾喉吻矣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噫噫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慙而適月西尤號黠慧時與粥諸子相譖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况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節官中獄案造記而燕南梁載又為序其事二文互有得失予乃合為一傳而其辭不雅馴者痛刪去之粥尚存年六十八矣有司誤

上賜衣一韻遣還時洪武四

以其能異術貢之南京
年冬十二月庚辰也

史官曰司馬遷云漢武帝置壽宮以奉神君神君非可得見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也予竊疑焉音麗乎形者也無形矣音何從出哉今周文無形而能人言何其與神君類欤且自重黎絕地天通人鬼始分禹鑄鼎象物其政益備矣後世姦巫鬼師乃使之瀆亂常經其咎尚誰執哉雖然吉巫之術狡矣而卒被鬼所殺人禍天刑終不可遁為惡者盍少知懼乎抑剛正若王生魁不敢害之反敬畏之是知君子挺立天地間仰不愧也俯不怍也妖得而侮諸奈之何棄君子而弗學者衆也悲夫

元故廬陵周府君墓碣銘有序

漁校文南宮獲讀江右周子諒所對策燁燁有奇策因拔寘前列未幾子諒擢進士第主事起曹日與之周旋乃出古文

辭相示予復愛其峻潔而萬末竊意淵源之來必有所自已而子諒奉廬陵教授李處敬狀請銘其先府君之墓於是又信其家學相承之懿雖不能文憫其美之弗章也庸因狀之所述而列之府君諱鼎守仲恒姓周氏其先自安成徙廬陵奕葉爲儒至府君益刻厲自奮思趾美於前人每試藝鄉校立論必超群彥右見之者矍然自失府君復以場屋之業不足爲乃去從澗溪郭氏游澗溪名正表得靜春劉氏三傳端緒靜春實考亭之學也府君因與聞伊洛閩之微旨六經中有所疑滯從橫扣擊唯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且謂詩分正變之說固肇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而求况其體製音節夔然不侔若虛心玩之策書紊亂瞭然可見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人既賢其音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托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

見之其效至於協和人神之應非空言比也府君之名自是絕出四方執經問難者戶外之屨恒滿府君坐臯比爲數繹姓名之說析其顯微約其異同往往神怡心醉而去年逾四十出遊江漢間同里范君匯方提舉江西儒學延政府君爲豫章學者師其劍馬奔湊如家居時東南良二千石多名公卿出受承宣之寄欲猗府君以爲重玄纁束帛交致於門府君皆不受間一往應九江之聘既至處以賓師之位亡何復棄去方嶽大臣馳書與幣請考試鄉闈府君辭又舉府君晦迹丘園府君度其文高閣漫若不復省當是時天下承平士大夫耻及邊事府君獨憂之力言四海大勢日趨於亂一夫操戈而起則江南無駐足之地此正可慟哭之時奈何肉食者不知慮邪遂著濟時十二策及戰守之書數千言將走關下獻之或指府君爲狂府君笑曰吾非狂吾言後當驗耳瀕行思毋夫人春秋高遂止後五年辛卯汝穎兵動江南受禍

最酷一一如府君言南昌學徒因乞府君策上之中書亦授
九品官以歸初府君嘗出應鄉書不肯少貶以就繩墨故不
得志於有司及赴部使者私試輒在首選評文者虞文靖公
也甚加器重且有安得起成周樂工共論斯文之嘆府君言
禮樂之化有契虞公意故不覺慕味之深也不幸年甫五十
又八竟以一疾不起實至正乙未十月十六日也天平命邪
府君之先曰世德生甫三歲其父汝正求兄漢中不知所終
其母彭氏年未三十以節自守至九十一而亡世德生天和
天成皆以通經爲人師有不遠千里而就學者天成生浩能
讀父書尚書禹貢洪範嘗重正其訛舛其於春秋則盡點三
傳而獨溯求孔子之旨人尊之稱爲鐵石先生天和生冕蚤
以推擇爲郡曹掾遷海北憲史著廉直聲則府君之父也妣
郭氏湜溪從女弟婦道母儀兩無所媿配室李氏繼室李氏
王氏子男子三長恂蚤世次愷即子諒今以字行承事即工

部主事次孜子女子二歸郭遲郭經皆先卒孫男一圓女工
以其年月葬府君於里之楊梅原堪輿家謂非吉兆又改葬
于屏山之麓實洪武四年正月之甲申也府君天資純孝憲
史君歿於廣東府君奉柩舟東還水陸數千里冒巖壑之險
絕濤瀨之危每涕泣呼天卒賴以濟類有物陰相之者爲人
俊爽負氣節長身美髯昂然王立蓋偉丈夫也賓朋滿座尤
喜論史或觸其辭鋒上下古今蟬聯不能休復曰如此則治
否則亂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性嗜古文一洗宋季刻削
纖弱之弊委蛇曲折各極其事情六經皆有論著未及完獨
詩經辨正若干卷載千家詩文曰貞一藁者又若干卷傳學
者其孟子管子商鞅諸論爲最備云濂聞王文憲公每疑秦
大之餘詩多錯簡今世所傳決非孔子所刪之舊欲釐正之
有志未就而亡府君之生未嘗與王公同時又未嘗習聞其
論說而其所見若合符節雖曰卓識逾常人遠甚而至理之

在人心者終不可誣也昔者歐陽氏頗疑於河圖洛書始亦自信其獨見既而得衡山廖偁朱陵編觀之其說絕與之類故為序其書於心之同者屢致意焉夫圖書者本無可議尚以涉於神恠而求之况詩之音節體製不可強同辨而正馬方謂有功於經學者溺於久習之傳反譁然而疑之抑亦過矣王公已不可作謹列府君之行銘諸墓門用以慰夫九泉之下使知死雖未久猶有識其心者則夫千百世之遠未必無其人餘蓋不足恨也銘甲

秦火之烈六經中絕我心盡傷兮汗簡散落後先參錯乃理之常兮廬陵有儒世守經畝有燁其芒兮疊矩重規擿幽發微無晦不明兮伊君斯繼益衍弗墜其出愈切兮閩南之學日星昭灼我知其方兮察體審音載味載吟別類分章兮勢或犬牙正變紛拏大豬失防兮詩用斯著禮明樂備王道孔昌兮其學之熾有聲四起衿佩瑤瑤兮孺嚶聖謨敷繹道樞

孰敢弗獲兮譬如衢尊飲者欲奔何用不臧兮卓爾先見即知治亂覆謂為狂兮材不時用道則彌重孰短孰長兮學有子傳吐辭淵然五色焜煌兮八尺之瑩有山列屏千載其藏兮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碣銘有序

府君諱柔字元剛姓鍾氏其系出於魏侍中繇繇之十代孫紹京字可大事親孝自為童時凡得瓜果必先進最工書人號為小鍾蓋以繇為大鍾也嘗直鳳閣後從唐元宗平內難拜中書侍郎始居贛其諸孫曰某游宦龍南復為龍南人傳至諱伯字少游者擢元豐五年進士第歷二廣轉運使以功烈聞性尤至孝父歿哀慟擗踊聲不絕于口群鳥助之哀鳴人為建感烏堂府君則其裔孫也曾祖淳祖德賢皆抱道潛耀以自樂父克俊在宋之季補國學上舍生聞三宮北遷糾集義旅為勤王之舉勢既不可為乃登贛之馬祖岩遙望中

原白雲渺瀰而翠華不可復見悲歌激烈聞者涕下已而痛
憤益深誓不食元之粟賦詩壹章有自許有身埋漢土終憐
無淚哭秦庭之句遂赴龍頭江而死其忠義之志蓋皦然云
府君生甫一歲宋初改物兵燹猶未息祖母吳氏與其母劉
夫人挾之走南樵艱難險阻莫不備歷府君辛既長俾歸從
鄉先達雷州推官劉公震游夫人月自程督之府君性既穎
拔復知以紹述為事昧爽即興挾冊映簷光而讀至夜漏下
二十刻亦弗休由是融貫於經子史集諸家握筆為決科之
文頃刻千餘言長風驅濤而雷電與之相後先也夫人喜曰
吾有子如是吾夫子為不亡矣夫人或與府君語及龍頭江
事府君輒長號弗輟幾欲無生及祖母與夫人相繼而逝府
君竭誠於至祭之禮觀者咸曰鍾氏世有孝子感烏堂之作
不得專美於前矣府君初娶田州判官凌君昌任之女生一
子而卒興寧尹馬君良奇府君之為人復以女妻之遂同之

官凡馬君之善政所以鋤姦扶懦滌冤疏滯者皆府君有以
發之廣東帥閩及海北廉訪使者聞府君學行之懿交薦之
署為雷州路學正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力辭而歸下簾
講授從者數百人咸共推尊之號曰一峯先生云府君儀觀
偉然終日正襟危坐人莫能窺其際晚益刊落英華窮極根
抵所居僅蔽風雨所入僅足饘粥而處之怡然至於赴人之
急雖蹈水火有不暇顧者君子尤稱之府君生于至元丁亥
正月某甲子歿于重紀至元辛巳十月某甲子得壽僅五十
又五瀕卒無佗言唯屬子力學厲行毋墜家聲而已所著書
有諸經纂說易書詩衍義聲帶集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凡三
娶初凌氏生一子即恕字以行至正癸巳鄉貢進士署瀛溪
書院山長不赴次馮氏無子次凌氏生二女一早世一適凌
德祥孫男三人曰肅曰緝曰熙女一人適某曾孫女二人尚
幼府君之卒也塋于龍山之南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再

遷于仙女湖之西與凌氏合塋焉實縣南之五里也惟府君生于忠孝之門耳濡目染已能立乎其大者及求諸六經驗諸躬行所見益真切所獲益粹凝雖不見用于時而弟子從之者皆知所謂孝悌忠信其有功名教甚多是亦為政也中州君子恒言慶南為遐荒之地賢才鮮少有若府君者其裔胄之悠久家學之盛著文行之隆蔚初亦何減於中州人之好論議往往如是是重可嘆也因按鄱陽董先生之狀大書以銘府君之墓庶幾白府君潛德於遠邇慶南之士讀余文者亦當有所奮勵而興起焉銘曰

熾人之班班乎而忠信以為冠乎而佩純知而肇華文乎而光彩之如瑞乎而長才詘而弗信乎而儻政而屏奸乎而柔之立而強之利乎而臯比設而師道尊乎而反澆涼而為麗博乎而一鄉之善士質其玉温乎而岐有鳴鳳魯有祥麟禹而天之生賢無方向暢復何屯乎而勒銘墓門乎而庶昭昭

其永聞乎而

承事即彰州府彰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銘有序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軒轅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因姓張氏歷代以來勲賢軒冕未嘗乏人其居饒之德興吳闡里者諱鵬仕唐為節度使至五季時子孫猶授節鉞宋天聖中龍圖閣直學士燾嘗同文潞公諸賢為洛社耆英之會暨還饒見旁縣安人有山名若嶺林樾蒼潤靈氣迴合因移居其下五世孫一清中特科進士第一與同邑湯文清公最相友善推究經傳反覆詰難必得肯綮乃已自時厥後族日以蕃讀書之聲琅琅乎西東擢上第者凡十預薦送者二十又七薦紳以為榮一清若干傳至宣義即某宣義生某舉進士上南宮歷斥時政之弊有忤執政遂下第某生英肥遯終身飲水著書以自樂有春秋屬辭若干卷藏于家英之兄國學上舍某當宋錄將訖帥安仁義師從謝枋得動

王及戰敗家遂為墟英子禹受方在幼最號孤貧後能遵廢
 舉之術大振其宗田貨悉逾於前人初無嗣育仲兄某之子
 璵為後年四十七始生府君府君諱理字玉文十歲通經史
 十五能屬文父悅曰吾宗書種弗絕矣為築義湖精舍於室
 之南偏聘明經老生為師遐邇之士鼓篋而來咸食飲之由
 是游從者日衆而府君聞見益廣縣令長嘉之旌其里曰儒
 賢云府君以累世科名欲起而踵其後復往從廬陵王君充
 耘習為程試之學較藝江浙鄉闈不中遂學詩於翰林學士
 承旨張公翥張公見府君襟度冲曠深器之悉授以詩家之
 法府君寤寐不忘虞文靖公集覽其所賦擊節嘆賞不少置
 至正壬辰蕪黃妖寇相挑為亂破饒州已而安仁繼陷殺戮
 到雜大府君携家避去臨川時江浙行省左丞老公江西
 行省丞相亦憐直班公屯兵信之弋陽堊壘相望府君遣張
 世英請檄起兵遂同弟瑒間道歸安仁聞外孫陳政養甲士

三百以自衛府君召政與計事命伏兵于戶內椎牛醞酒誘
 偽帥二十四人醉飲于庭縛送于官斬之復諭其部曲曰爾
 帥已成擒即宜改圖稍緩成菹醢矣衆翕然歸乃研墨汁署
 其衣曰興安義兵二日之間得健兒四千金溪白砂盜周謙
 入境鈔掠府君命瑒將健兒往逐斬首數百尋賊之白砂盜
 平丞相出兵平饒號一十萬至貴溪瑒以兵迎一敵而安仁
 復瑒受命攝縣事僑將軍彭浩擁七萬衆逼丞相於團湖丞
 相兵欲退瑒部騎卒執壘前驅丞相遽下令出戰浩大敗斬
 首三萬級積屍如山瑒導丞相前進復饒州軍士乏食且重
 以疫癘府君率縣大姓輸糧一萬二千斛散之時寇盜充斥
 南通閩北適燕唯安仁為便使者乘傳而來絡繹不絕皆仰
 給府君家為之貧江西劇盜黃濂舉猖獗不可制左丞大你
 赤公檄瑒共平之府君授瑒計焚其窟穴賊遁去別據岩險
 為拒守設伏于道瑒乘勝深入賊突起而躡之瑒力鬪而歿

府君失聲哭曰折吾右臂矣吾當上告方伯以復爾仇下命
介子以奉爾祀庶幾盡吾心爾遂急攻廉舉廉懼別降江
西行中書未幾復叛府君與王伯美夾攻大敗之殺其兄廉
靖廉舉夜走茲溪吳文械送府君獻諸幕府屍于市且求
殺塚者五人烹之而以中子爲塚後里歲儉人多相食府君
移粟以振仍禁山谷砮勿出鈔道商賈懋遷如承平時四方
辟地者三百餘家皆依府君以爲安五年之間號爲小康辛
丑歲八月天兵取九江九江與時江連府君知天命有所屬
往替其守臣王公溥以全城內附 皇上召府君至南京
擢知徽州黟縣事黟在萬山中自近代來高陵鉅壑皆有賦
民不堪命會部使者至府君力陳之言與淚俱使者以其事
聞下營田司核實惟田輸糧餘皆置不問黟民得以少舒枵
滿改知漳州漳浦縣及行民爭擁馬垂泣而送之漳浦接連
溪洞民善亂舊於其地置汀漳屯田萬戶府及入職方 詔

徵屯田軍赴京萬戶吳世榮遂叛府君集民兵攻世榮戮之
具上奏 中朝免其徵海寇林仲明鄭惟明鄭君長恃能出
入海濤先後爲背叛漳州衛兵雖嘗剪除而渠魁逸不可捕
府君悉用謀致之磔裂以徇民畏威不復敢爲亂俗尚妖術
呪物食人久則成形於腹中物動人輒死云役其魂爲奴府
君庶知之毀其淫祠數十區其害遂熄邑多良田其隄防爲
潮水所齧鞠爲草萊之區府君脩築之百里之間皆化爲沃
壤土豪羅季二族黨與甚衆恒持官府短長府君徙其家遠
方事始帖帖府君且謂蠻夷不知禮義無善教以牖其良心
爾乃爲脩學聘師集子弟而誨飭之三年之間政教大洽府
知事孫希顏嘗有求而弗獲及以贓墨敗誣府君以白金百
二十銖爲贓刑曹逮府君坐以不宜與事已釋將趣裝南還
忽遘心疾恒怛怛若絃目不暇瞑遂卒實主於江寧藥氏其
時則洪武五年三月五日壬子也年五十九同門友夏君通

爲稱貸罷歛以其月日權厝于聚寶山府君娶臨川王氏出
荆國文公之後吉水州判官某之孫女也先七年卒子男尚
德次九德卽爲球後者次報德女常德適臨川許觀孫男三
人桐木東府君天性孝友父病亟夙夜顛天祈以身代仍到
股和藥以進疾乃瘳後二年卒事兄璵唯恐弗獲其驩心然
操履剛介不諧於流俗而非義之財絲髮不取故居官之日
命其子負販以自給及其歿也橐無一錢識者頗哀焉瀛爲
左史時見府君清溪上府君方以意氣自豪醉墨淋漓有鸞
踏鳳翥之勢頗異其爲人自是數與之游暨別去爲縣聲跡
不相聞者六七年遇與府君交者輒詢之皆不能道其詳今
年夏忽有衰經踵門者則府君之子尚德也驚而問焉府君
死且殯已逾月矣嗟夫十數年來朋舊凋落殆盡如府君康
強者亦復棄去人間世則夫沉酣聲利自恃以爲久長者果
何如也因爲泣下數行既而尚德將奉柩歸故鄉以其月日

葬于某山之原持夏君所狀群行請爲文勒墓上瀛府君之
友也不爲之銘孰宜爲之銘銘曰

維其文五色細縵揚葩而吐芬維其武扼彼妖旅退縮莫予
侮維才孔咸曷施弗良維邑之試變劇如易維澤之滂然維
民之靡然維聲之鏘然維神之難言胡不求其廷吁嗟乎賢
吁嗟乎賢

曾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既歿其子中衛經歷仰發其平日
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閣海昭回縱政丙午居賢前後編
凡九藁及逾海逾遼二志通類爲若干卷介其同年進士雷
燧徵瀛序其首瀛時竊祿詞林脩史事嚴雖諾之而未暇爲
後三年仰之弟儕復走南京申前請爲尤切瀛將焉辭惟曾
氏出於鄰國公自都鄉侯掾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鞏
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

燦驚奔放堆渾瑰偉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溫潤雅馴最爲學者之所同慕不翅景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二公之後司農後孫李鯉蚤後呂居仁徐師川游又能大肆於文其文言質而義正軌道淳熙間群公多畏敬之目時厥後作者繼執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曾氏之多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先生既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夫鉅儒游鑽研六經孳孳唯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華蓋山裹糧往叩之胷中疑難一旦水釋自是達之於文奮迅馳騁皆足以如其志至正辛巳嘗舉於鄉明年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爲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甲午始擢進士第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郎官入成均爲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察御史已而復爲副使改今官而歿先生名位既顯海內求文

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壁之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爲師故其駿發淵奧黼藻休烈起伏歛縱風神自遠玉良執御節以和鑾而驅馳蟻封也朱絃疏越大音希聲而一唱三嘆也濤起阜湧颯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擅一代之英名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瀛也不敏幸識先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丁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前人則爲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媿於先生者矣先生名堅子由其字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姍家危公素所撰墓銘茲不書

皇明雅頌序

皇明雅頌者鄱陽劉竹庸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韻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

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特有古今也柰何今不得為古猶古不能為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為謂之同江河沼沚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巒岡阜有不同也土則同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同曷為知其為大同期歸于道焉爾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柰何天聲和于上地聲和于下人聲和于中則體信達順至矣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榮朱雀見龜龍出騶虞至嘉禾生何往而非應也應則鳥可已也鳥可已則有作為雅頌被之弦歌薦之郊廟者矣是集之作其殆權輿者歟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

梵稱阿縛盧枳伐羅唐言觀世音也其觀世音菩薩與南閻浮提衆生有大因緣凡衆生有急難者一稱菩薩名號皆得

解脫凡諸所求亦復如是是故奉其像者十室而九各出巧思莊嚴妙相永嘉林一清為上原尹治政之餘稽首參禮用清淨毫書東大瀛海水勢噴湧傍有磐石菩薩見天人相翹其一足坐彼石上護法大神身被寶鎧駢立於左善財童子乘蓮葉舟合爪蓮禮自右而至其上日輪正照雲氣香湯其下龍女持珠仰首而獻品物咸秩觀者動容如親見菩薩於補怛洛迦山也比丘似挂乃孚中信公之上足也耽瞽般若如飲醍醐以瀛信嚮佛乘持像請贊瀛觀一清運筆皆有所表見非徒為虛飾而已中繪菩薩現大悲相表慈憫衆生故在大瀛海中表香水法界故日輪正照表本性圓明故雲影交重表塵沙無盡故大神威嚴表降伏魔軍故善財瞻禮表正信不回故龍女獻寶表地無所愛故惟觀此像者目擊道存不以像視像而以法視像瞻禮之頃三十七道品一時證入八萬四千塵勞門悉皆降伏則是像者其於進道亦不為

無所助也胡跪作禮而說替曰

稽首大士天人師神通變現於一切尋聲救我衆生若是則
名為觀世音大東瀛海洛迦山岩洞時時發光彩示以澎湃
海潮音或因音聲而入者即得見佛了無二有一宰官施善
巧能以繪畫作佛事大士實相毫端現翹足而坐衣褊襖慈
容顯顯屹不動紅光下照日正中雲影交加無盡藏善財南
詢遽作禮腳踏蓮花以為舟龍女持珠向空獻種種皆為法
歡喜上有威神金剛王護持佛法極嚴猛我知大士無形相
有相當與虛空等虛空廓落徧十方胎如濕化皆含攝以至
河沙諸品類一一皆於相中現中求一髮不可得願執須彌
以為毫舒卷六合以為紙畫此無邊相好身大地衆生眼皆
見見者人人皆作佛百千劫罪悉消除不許役役從外求一
彈指頃皆究竟

陳氏譜圖記

越之陳氏其先出自潁州一遷於光之固始再遷於泉之南
安傳若干世有諱如瓌者生宋光祿卿舜華光祿生太常少
卿知信州侁三遷於越州府山新河之濱大常生朝散大夫
彥弼朝散生七子知同安監詞定遠知縣訢國子司業誣餘
則謹訓柔中季亡其名同安生文林即仲錫定遠生四子仲
彝仲粹仲寬仲賓仲賓魏王府記室謹生宗正寺簿大顯司
業生四子大中大成大中大理寺簿長與季亡其名訓生二
子名仁柔中及季其後無所聞文林生恪自恪而下子孫富
多今不可復知大理生宗正寺博士頌頌亦生七子太學上
舍嗣慶文林即一新龍圖閣直學士知衢州又新次則良柔
蟾晉多亡嗣一新生二子麒麟麟為良之後麒左宣教即生
德星德元德元為麟之後德星生二子元市船都目克和及
勝之勝之復為德元後都目生五子源敬復升瑞敬仕于
國朝福建行省員外即升金華縣學教諭勝之生四子仁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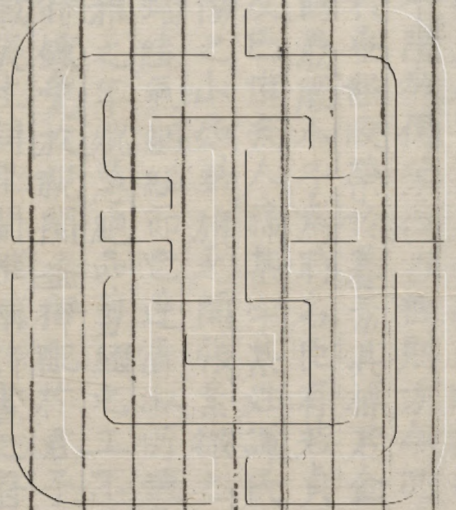
貞禮自時厥後源生杰烈敬生煦吳府伴讀煦復生默升生熊
丞仁生煥燁煇遜生燿其繁且行蓋未可量也予竊聞之自
受姓命氏以來孰非神明之胄稽諸載籍煥然可覩傳世稍
遠往往寢非其舊而降為阜隸者有之世德之傳固不可謂
無人其衰微不振者抑亦多矣有如陳氏自宋以來擢進士
第者先後相望功業顯融名著當世逮至于今而其流風遺
澤尚有衍而無替不亦盛哉光祿十一世孫曰敬與升咸與
予交而敬之子煦復來受經遂以譜圖記爲屬予因効史傳
世表序著之而不敢上遡其本源者蓋氏族之學難言久矣
析支分裔唯唐爲寂盛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纂而
自姓不知所由來今人類能非之予記譜如瓌之上不欲妄
加攀附誠懼後來者相非亦猶今人之非前人也繼今而往
陳氏子孫當代加纂脩而弗墜庶幾其事核其言真而不昧
於春秋傳信之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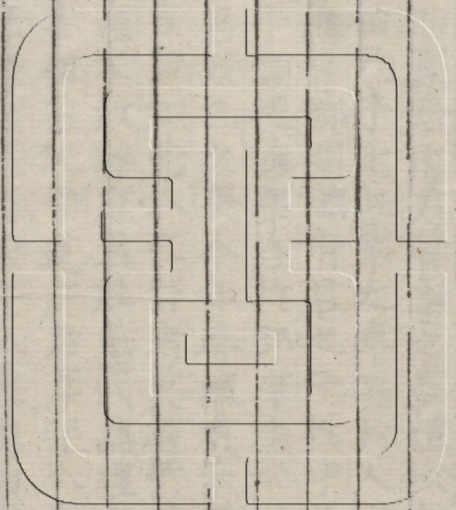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瀛弱齡時師事淵穎先生吳公於浦陽江上先生素有林泉
之思以五洩七十二峰之勝特往游焉時其實侍杖屨之側
未至五洩二十里日將暮乃抵戴府君之居宿焉府君大布
冠衣風神峻潔超然有前代遺風設筵以饗先生直至夜分
四座皆摧竭不能支府君危坐肩背竦直曾無動搖意瀛竊
異之因質於先生先生曰府君之行可稱譽者甚衆姑與爾
一二言之當德祐丙子之變惡少年相扼而起執白挺暮夜
擊傷民咸不能自保府君用計安之卒能養厥父母無他虞
府君往游浙水西或妄言府君道卒母夫人朱氏哭之喪明
府君還念母不置夜露禱於天摘木葉曰冬青者浸水舂之
期年目復明人以爲孝感所致朱氏既歿其繼母傅氏生子
惠方秉爲政府君漫若不及知凡賞產一聽惠所取弗與之
較惠與鄉井不相能人欲求隙加害府君資其遠仕閩嶠避

之貧民有貸錢不能償者府君出質劑悉焚去媼族之無以
自存者生使其能養歿使其自藏汲汲如不足後祖母盛氏
張氏各生子而寡居府君養事之盡禮以全其節其子先長
悉稽前人土田均予之此事尤卓異於人人者瀛聞已竊謹
識之後三年應書鄉闈識府君之子性中遂與性中定交又
十年性中之子灝後瀛學經於郡庠瀛一一叩之其事皆如
先生言則府君歿已久矣今年春瀛有千里之役性中要瀛
於道且泣且言曰知先人之詳者莫過於吾子吾子倘不銘
之孰宜銘之瀛不敢辭府君姓戴氏諱理字君玉世爲婺之
浦江人曾祖某祖某父子道府君享年八十有四咸淳丁卯
某月日生至正庚寅某月日卒以某月日塋于止戴宅之原
先配許氏生長明再配薛氏無嗣三配李氏生從善思誠性
中用和孫男灝某某嗚呼若府君者可謂一鄉之善士哉為
之銘曰

其生也全其歿也安君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請視斯
阡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三

鑿坡集卷第三

故茶陵貞母陳夫人譚氏墓誌銘

共羨守義賦詩以自誓孟母訓子斷機而示警貞節昭乎闔
範誨言翼乎陰教傳芳徃古垂則方今况乎百世之下聞風
而起勵志於蚤齡收榮於暮景其操若金石而弗渝其訓類
冰蘖而加飭勗厥小子爲時名臣有若貞母陳夫人者其亦
卓乎不可及已惟夫人諱某字某姓譚氏譚爲茶陵鉅族真
隱遺曹雲陽之山如翠旗之開張紫微之峰若錢馬之馳突
勢絳迤而蟠結氣網緝而邕達清淑所鍾嘉徵攸賴故夫人
之生也髻稚之年婉慧絕品剪綴之工不學自能絲枲之習
共事惟謹特鍾愛於親闈蚤擇配於君子時則有如陳府君
諱某世載徽義生同里開雅稱詩書之府允爲簪纓之裔盟
言既訂童幼來歸祥禎之應日臻溫煦之福自至逮及笄齡
益增遐識祗事舅姑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雍肅之義三

中饋知修潔之方佐丞嘗盡沐浴之敬見稱耆長表厲宗門
 不幸年甫三十遽隕所天澧水秋竭嘆蘭蕙其可馨嶺松冬
 稿悵女蘿其為托未亡之稱弗絕于口一醮之義不改其節
 有子曰某賦資穎拔稟識剛明寤寐群經欲明體以適用三
 錯諸務思致君以澤民元之季世四海興戎乃崎嶇於兵間
 尋盤旋於江表適值 聖主龍飛群雄川赴慶風雲之
 嘉會喜魚水之相逢試以檄文辭意雄偉聽其談辨籌策深
 弘遂署為東曹掾當大將四征之日正羽書交馳之時酬答
 整暇事無凝滯會准安納款奉 命徵兵甫高郵之斯屆俄
 僞吳之見繫抗論弗屈陳義益高因體服其強悍獲遣還於
 朝署由是入贊省垣出掌 邦憲協恭而庶政惟和震盪而百
 壬自避其典守劇府也刻累政之極弊登難集之積賦政令
 所及精采一新其參預機務也立經陳紀期底隆平之治獻
 可替否益盡匡弼之忠泊乎執法中臺澄清諸道白簡糾刻

而物無逾情赤墀敷奏而廷無留議蓋持已清白潔如冰雪
 遇事果決捷如風雨所以姓名達于寰宇政事書于竹帛信
 無愧古之名臣者矣先是兵燹方張母子睽隔 皇上

錄賢念功俾從間道迎養賜之以金繒居之以室廬 恩寵

便蕃焜煌無比勳薦紳之慕豔形騷人之歌咏僉謂夫人德

積于躬祿被嗣續身具膺於五福養不減於三牲安受尊榮

以及考終衣食賻祿之厚棺槨宅兆之佳亦云備矣夫人曾

祖某祖某父某妣某氏所生三子長即其中奉大夫御史中

丞次曰克寬壯年而夭次曰復克荷家政一女曰慕貞未嫁
 而亡夫人以洪武辛亥十有一月戊午歿於京師之寓舍壽
 六十九中書省臣以其事聞特降勅旨俾歸葬於故鄉發引
 執道祭以牲牢哀榮之禮允謂無至明年壬子某月日柩還
 用堪輿家言卜地於某山以某月日窆焉禮也予竊聞之人
 材固因山川而生山川必籍人材而顯睠此茶陵舊稱良郡

得名肇自於漢侯高隱但聞於唐哲年祀雖遐簡冊靡載終
無宏偉之才符比高深之氣惟中丞公生逢景運展謀猷才
略以佐 興王之業用忠貞鯁亮上結 萬乘之

知勲伐炳朗聲華赫奕理應有待名始不誣庸因造銘并紀
嘉績使知枝葉敷腴必有資於本支流暢達必遠藉乎源云
爾銘曰

雲陽之山聚靈孕釐薦生賢母蔚為女師其一侃侃德容温
温令則尊章是共先後惟式其二中道邁也良人棄捐哭聲
摩雲血淚迸泉其三爰從青年以迄白首抱節自誓終天獨
守其四寒燈夜織秋稗晨炊棲志益勵茹苦若飴其五欲亢
其宗唯迪厥子熊膽成丸鷄聲趣起其六積學既富受材復
雄竟乘青雲去從真龍其七臬司騰英藩府效績如鳳斯鳴
如鷹斯擊其八三預政路司憲臺端正氣一暢姦膽自寒其
九絲衣越庭牲鼎就養天寵日加人榮莫讓其十慶綏福履

年觀期頤風木不停薤露增悲其十非有母儀曷成令胤勒
銘岩阿以表貞正其十

劉兵部詩集序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
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
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美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
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髓宵咏朝吟
不能以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
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
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於清暉者其情況而爵業之不專者
其辭蕪以死無所授受者其制澁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
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
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於五者之外也濂於
職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

爲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
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嚮尤在於詩况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
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
以來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
既深精神參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
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澆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
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楊確風雅夙夜孜孜
或忘寢食及徵之於古瞭然白黑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
然猶未也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泛寒之折膠熾暑之流
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
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
臨釣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曰冥搜或終月忘
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
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終若未能舒暢厥

志復度庾嶺勺曲江觀韶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料蒲間
泉游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
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瀛幸獲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
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没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
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真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
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已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興者孰
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
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諉詩爲易易者其果可信乎瀛也
以繆悠之資玩時揭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
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
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瀛雖不善詩其知詩決不
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一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
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
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

亦嗜於詩蓋得劉君之傳者也

弔忠文

弔忠文者為豫章新吳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有可憾焉矣黃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奕葉為儒錚錚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廬陵學宮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吏不可為人師更辟大府椽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相鉤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暴甚州縣畏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連同列嫌君木強嗾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劉汝腸矣君曰爾主自救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族滅耶少年

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生皆投刃走君趨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其俱來寘諸法人見君咸戟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蕪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鳥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椽強之仕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反接于樹歷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浣吾刀矣君大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以死繼之然亦視其位之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閫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死之荷戈禦侮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椽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瞑目詈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為可知矣此不為而彼為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間拜予泣道君事請為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為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

察其詳者予因造文一首托之楚聲纏綿悲愴以白君之情
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予爲知己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
可愧夫君之友廬陵蕭彝翁鄉貢進士也參謀軍事於省府
僞漢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縣鄧椿爲臨江府吏臨江陷椿
集廬陵義軍千百濟以舟借萬夫長楊璩等與賊大戰城下
三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牽聯得書文
曰

繫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隳斯天經與地義兮位無間
於尊卑當海嶽之塵昏兮鼓腥風於干戈譬巨豬之失防兮
泛挫挫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兮復何陵之不襄舞魚龍而
跳罔象兮孰舉手以閑其狂倚長劍於天外兮豈予力有不
任瞻九關之莫通兮誰屬予以三軍矧秘計之屢出兮復掩
耳而不予聽婦人難與圖謀兮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
旻兮予俵俵而安之或危蹙而無所聘兮將誓死以爲期胡

妖氛之日熾兮絳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葱珩兮棄堅城
而長逋予雖賤爲府史兮頗嘗與於祿食縱一粟其亦君恩
兮敢曰職卑而莫恤毀車殺馬而遐逝兮人孰得而非予君
有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揆爲馬如彼王蠋本齊民兮雖君祿
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兮植後世之大防况予結髮而好脩
兮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未苟免兮非禽獸而鬚眉予豈異
夫人人兮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
望魏煌之宮牆兮實宣尼之祕祠巫攝衣以從之兮依嘉樹
之嶮嵯中心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
兮亦予情之深懌瞑目而詈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
就義兮誠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天兮稟萬世而猶生較
喪節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依化兮下醴
泉而上卿雲之一物固爲休禎兮豈爾心之所訢必震盪爲
風霆兮叱列缺以施鞭殛不忠而爲齏粉兮使天威之昭宣

嗟鄧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宜與爾為三忠兮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僿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瀟瀟而四來兮謬含哀而陳辭

周尊師小傳

周尊師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為其學教授毋林氏玄初生八歲教授君歿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採鈞取之玄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第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為狐所媚羸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咒之狐即躍出眾殺狐其疾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方鍾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痼

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蛇鬼遂絕玄初不以為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會吳越被女游魂出為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焚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以為神功萬夫長沈實母歿痛念之弗置聘玄初脩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趣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其指呼者實喜後問曰君能救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為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眎作叱嘯聲旌重將壓地母降于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嘗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狎襲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維華維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其祕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祭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丞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

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冶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楊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電光燁燁達身達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枝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被召錫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己卯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天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冶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爲

人多內功兼好澤物葑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甃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構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

太史公曰子游江南見玄初鳳皇臺上方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縉山仙人乘鶴吹笙而徠下也巫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疎能熟其知守其愚則群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歟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飢欲飲然若有所疑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冲默齋記

保寧禪師以冲默號其齋居來徵予記予按字書冲者虛也
默者靜也即佛氏空寂之義也惟其冲也故默則冲為體而
默為用惟其默也故冲則默為本而冲為末二者之理恒若
相因未有默而不冲冲而不原於默者也夫太虛寥廓從橫
自如陽運陰行真宰不動此兩間之冲默也自無生有從有
入無外雖紛紜中實有定此萬象之中默也靈光洞然出入
無礙諸緣自忘大用常寂此一心之冲默也我念不生法從
何起生滅本空而况於法此諸法之冲默也冲默之義大矣
哉嗚呼有情之類亦云夥矣柰何營營逐妄擾擾迷真竭晝
夜而實其所無反覆膠滯不來脫離是不知有冲者也風性
所激運轉不停歟焉疑冰倏焉焦火十二時中無一息少寧是
不知有默者也非大覺真人出而救之將何所底止乎然而
妙明真性不涉三際元自冲虛本由默靜無所不容無所不

具因無所不容故萬有歷然而未嘗有空於虛因無所不具
故群動森然而未嘗有離於靜靜固非動動亦靜也虛固非
實實亦虛也冲乎默乎其造道之樞要乎彼李伯陽所謂致
虛極守靜篤者若近乎冲默而涉乎有為也常應物所謂隱
拙在冲默者欲藉是處世以保和為冲寡言為默者也而非
其至者也然則何以為至乎必也入不二之門而後真知默
也真知默者則無所事乎冲也禪師汲汲求法者也嘗揭冲
默以自勵故為畧說體用本末而言之然亦未嘗有所言也
禪師名覺慧字敏機吳興人出世嘉興之祥符近從四輩之
請分座說法於大天界寺尋主寶寧禪刹蓋有志之士也

送張禮部燕晉相府歸事序

皇明御天區宇救寧文化洽熙罔間內外

聖天子猶

肝食宵衣欲圖治安如黃虞時在野之賢無不遣使羅致于
庭當是時錫山張壽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名銓曹四方來

者雲擁而林布銓曹各因其才命題試之而惟中前進士乃以經學對初覆考僉謂良才遂列爲首選又明日丞相引見於奉天門

上親御翰墨疏其名下曰翰林應奉其次

而下悉用奉天選授官則惟中特被簡注可知矣已而惟中視草北門文辭雅馴而能弗恃

上意於是日侍左

右或講說經史或應制賦古今詩未嘗不再三稱善甫一

載特授禮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錄曹闕官復命兼之命既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而適用苟學矣而不施之於政是王庖之無當也奚補焉

上之摩厲惟中者厚

矣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今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講曰侍讀曰直學士凡若干人而待制脩撰編脩之屬不論焉夫以賢才如此之多其事始集惟中以一人獨當其任亦未嘗見其有缺敗非其才之果良乎苟使議禮於儀曹釐畫於

宗藩其有不稱職者乎傳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而不宜惟中其有馬金華宋濂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濂則以爲天下才良者衆矣能致萬乘之知者幾何人哉縱知矣論說或不合沈沒於下僚十年不調者有矣縱調矣或處閑曹冷局首尾拘畏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微上膺

宸選未久而三遷官官皆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

何以報

上之賜乎奔走承順以爲恭非報也出入謹

飭而自防非報也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有知無不爲爲之無不竭盡其智慮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存竹帛功在國家不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

上

錫晉王土田於吳惟中將履畝而實之過家上冢以爲鄉邦榮瀛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不敢倭而以規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有序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十又五

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闍維法
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及火既滅諸設利羅珠
圓王璽將至盈升四衆爭取灰燼爲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
泣攀號無從於是俯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
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
其同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
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尚彊宜遽如
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於塔前自誓必
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範將來乃加評騭輯成簡
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
通吾宗其言當見信於世盡爲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
德位冠五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
是托非相知之至深邪其又何辨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
曰介庵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父諱伯和

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圖氏書輒躍然朗誦
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其父母曰是兒骨骼清聳緊峭
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
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群童遨遊其間
徘徊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
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參叩道要卒爲天下
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從同里迎福院
僧壽彌難落及受其戒即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
以示肯綮終日墻面可乎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
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密微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杓
公時住天平山白雲寺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
其間士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沈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
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曰笑隱訖
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縉白信從如子歸母朝

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師往見廣智即以全器法寶期之間谷之際捧喝蕪施弦發而箭馳雷奮而電掃刹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塗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廣智咲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虔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鑰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擊石室極推譽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又六衆頗易之大師紵衣黝食為脩建之計崇基廣構文甃雕甍金碧燁然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內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勝覺場涼烟白草淒迷於夕照之間過者為之慨嘆康里公為江浙行省丞

相妙東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師為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剪剔荆叢葺葺茅為廬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周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為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備參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疏衣貲入公帑散交游及治喪歛之事顧謂左右曰翼日已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四坐道場解結發覆如利刃之破胃索甘露之灑稠林無不斷絕無不露潤故所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人頗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胷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時無脩之未嘗少怠其所見

蓋卓然云嗚呼道行無跡妙極無象求而即之胎契本真未
定之先則萬緣鼎沸發慧之後則一性洞唐所謂不用其力
而無所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
師和粹外形淵懿內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染不遷之
域派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乎至比執瀛也不敏蚤
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為宅心之地夙障已深竟為世諦文字
之所纏縛鷄鳴而起唯俛俛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
豈不惕然以自憐悵然而遐思者乎銘曰
真體如如絕待離紛妄識所膠攪為法塵譬猶颺風鼓埃揚
氛化晝作夜觸目重昏佛啓覺塗高懸慧曰白光爛然下銷
群惡破相玄門最為勝特能定諸緣即趨秘密昭昭大師上
承禪宗一真歸源萬幻咸空染淨兩冥本跡俱融廣智之傳
其學遂東昭昭大師為法出世嬉笑怒罵皆真實諦湧殷崇
峩飛樓弘麗假相以昭非與道戾昭昭大師變通弗拘緣盡

即滅視世為虛生者誰出沒在吾化為舍利如摩尼珠來
也非留去焉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勒石為偈
式播徽音用垂南裔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余脩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藁親加
刪定入類列女傳中奉 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

為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畧私傳宜詳其法則
然也近與台士游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關遺者因據其
言補之杜思綱娶沈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祕書
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綱亦亡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七
十之姑獲其驩心下視沈之子不翅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
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陷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柩不忍
他適為兵所繫驅之行宗媛不從兵怒刺刀于頸深入二寸
餘不見血而沒瀕死無他言唯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

何望哉宗媛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死於水誼婦王淑見事
急抱其子名長已者屬傳姆曰持以歸其父長已存吾不死
矣乃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夢媵人曰吾義不
辱身赴南隣杜氏井死矣所懷簪珥亦投其中可聞漢生知
之漢生其夫字也媵人以告黎明覓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
也然人之受乃無無血者宗媛則以之淑雖死其精靈猶能
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絕誠與常人殊薦紳家相訾
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孝經集善序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
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爲之註至武帝時得
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
爲之註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
語其詳正無俟商確揆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

爲允况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托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
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
之傳者繼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
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爲閨門一章文
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執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
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
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
且憫流俗信僞疑真諄諄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
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
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
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于朱子實
起而繼之於是因蘄山胡氏玉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
分爲經傳去其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十載是非遂定于一元
室之初吳文正公出于臨川又以今文爲正頗遵刊誤章目

重加訂定而為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黃
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
朱子及吳公為之宗黃通經而能文辨采擇既精而又發以
己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為疏歷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
黃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為織染局使云

丹井銘

海虞有虞山梁天監初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來隱其下
建招真之治鑿丹井焉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則浚井得藏丹
石臧啓之化為雙紅鶴飛入上湖至今湖中丹光煜煜然邇
年井且廢莫知其所周尊師玄真窮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甃
構亭覆其上時 皇明洪武元年也然僊家煉丹必以
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今海虞者舊廢而新治豈玄學復興
之徵與銘曰
太陰委精自天一融而為液養萬物神丹浴之赤如日有夫

玄巾發我室雙禽衝霞飛
泚泚靈泉重噴甘逾蜜飲焉壽與
天地畢

故義士胡府君墳銘

府君諱嘉祐字玄祚姓胡氏其先出於文定公安國之裔有
諱志寧者宋宣和初來知婺之永康縣遂家焉今為永康人
曾祖其宋通直即祖時孫又文字質甫皆隱德弗耀妣張氏
府君幼失怙恃巖然思自樹立蚤夜孜孜無毫髮自懈意卒
使貲產逾於前人然積而能散遇貧窶不能自存者多與之
泉布無靳色人有急難百計救之至勢不可為乃已以信接
物如金石弗變里黨有期約咸屬府君一聞府君言則曰胡
玄祚斷不可欺矣歲丁酉括蒼盜起殺官吏焚府庫蔓延至
永康浙水之東騷動縣達魯花赤曰也速達而聞府君有奇
才即薦上海右憲府廉訪使劉公禎亟召府君與語大悅命
府君集鄉里健兒給以鎧甲俾領之以殄寇府君勒成部隊

教以攻戰之法頗可用一旦寇大至府君列陣于占田衆寡不敵遂死之是歲二月二十三日也江南行御史臺聞其事遣使致奠材士大夫亦嘉府君之義而悼其不幸多為詩文以傳府君得壽四十有八元配章氏無嗣繼室趙氏宋格庵先生順孫五世孫女也子男四人裕祺祐禔女二人長初適鄭其次禎未行孫男二人榮祖正祖孫女三人忠昭清皆幼裕等既以丙午之歲九月壬午葬府君於鯉溪山之原復具府君羣行徵予銘而納諸玄堂之南初予受經於凝熙先生聞人夢吉始識府君蓋府君之女兒實歸先生而先生之女又適府君之子裕府君之事行故先生數道之以厲人人予頗得與聞之惜乎府君百不一試而竟資志以歿然而君子有取之者其捍衛鄉井之心皦皦然不可誣也人孰不死君死於義可以無恨矣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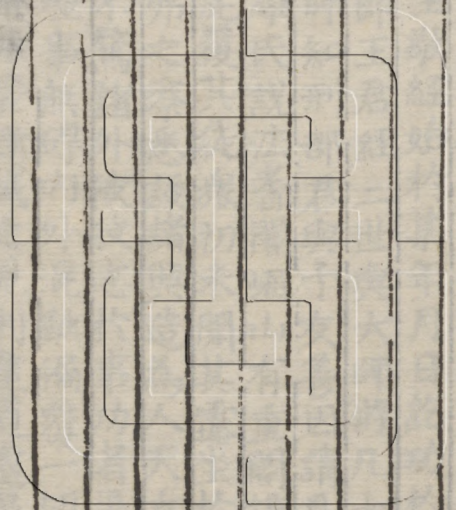
焉

重建龍興與源寺記

龍興與源寺在撫之金溪縣北一里後枕鷓鴣之岡前有一峯銳如卓筆上挿霄漢而幕阜雲關兩山對峙乎西東若駐若馳若起若伏其秀拔逮難名伏灵宮秘宇之所托也固宜唐元和中有大比丘某飛錫而來徘徊顧瞻縛茅栖止於其中厥後漸成巨刹樓閣崢嶸鐘魚互答於山光水色間一時龍象固嘗盛矣宋崇寧初蕪壞弗治已而復興元至正中江右兵起官署民廬盡罹焚毀寺亦不能以獨存金碧之區倏幻為瓦礫之場荒烟野燐更互明滅使人有悽然之思東曉大師自幼受經斯地喟然嘆曰在我法中有為無為皆第一義諦起廢之任吾可不究心乎其徒十有一人驩然相之間右之族亦間有施貲者於是伐木於林攻石於山徵瓦於陶衆工雲興罔敢後時大師躬程督幾忘食寢遂卜厥日以成

功告寶殿中峙邃堂後居旁挾二廡前敞三門以至庫庖庖
逼之屬罔不就緒復搏土尚佛菩薩暨護法金剛神諸像梵
相嚴穆見者生敬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某年月日初刑
部司門員外郎玉君經二世與大師游凡大師有所營為皆
捐財倡之大師知刑部君與予友善因請具其事狀求予為
之記予聞大雄氏說法者闍崛山有重閣講堂之壯麗所以
奠安其形軀庇覆其徒衆初未聞其露坐於日星風雨之中
也世之昧者弗之察悉譏諸興造為人天有漏之因俵俵然
曰吾志諸內不驚諸外彼後志於事功者果何為也哉殊不知
般若若場中理事無碍內外混融徧覆一切不即世間不離
世間苟徒拘泥而墮斷滅之見則違道遠矣今大師耽悅禪
味有所證入熾然建立無非佛事其智識過人殊甚備著其
事勒諸堅珉庶可為馳騁空言者之深戒歟大師名嗣暹字
某族王氏東曉其號也有長材所泣之處廢無不起既剗安

樂院於蓋竹原復重造金禪師塔庵恢其土田已而庵焚于
火又構成之及今與源之役其功為尤偉所謂十有一人則
行真希微希晏希住希誠法旭法吾法和法椿法睿慧澄其
學行皆有可稱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四

鑿坡集卷第四

呂氏采史目錄序

皇帝既正宸極龕定幽燕薄海內外同不臣妾慨然憫勝國之亡其史將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啓十三朝實錄建司刪脩而詔宋濂王禕總裁其事起山林遺逸之士協恭共成之以其不仕於元而得筆削之公也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迄于寧宗總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諸史臣上進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之實錄史臣無所於考闕畧不備於是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號重鎮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于官者行示不敢輕也章貢呂仲善時司饒成均乃被是選是月癸卯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力冊者悉輯為一有涉於番

書則令譯而成文其不繫公牘若乘輿巡幸宮中隱諱時政
 善惡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
 之碑碣或載群儒家集莫不悉心諮訪且遣儒生危於等分
 行乎灤燕南諸郡示以期日有勞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開
 局於故國子監至冬十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計者八十
 擇高麗翠紙為之衣屏至行中書借官印識之進於南京乙
 未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尺仲善駕牛車遵陸而行
 一吸一呼冰生鬢間已未至濟南其謔詢大畧如北平時又
 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搨碑文北平四百
 通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三月壬寅輦還京師
 已而諸使者咸集濂於是有所依據脩成續史四十八卷夏
 六月復請闕上進仲善以功陞太常典簿尋為丞且以史
 事之重不可易視也集為目錄四鉅編上之而戲其副於家
 徵濂序其首昔者司馬光既著資治通鑑又畧舉事目年經

而國緯之名曰目錄示學者以樞要也仲善今備述采史綱
 領明其事之良艱示後人以軌則也書之意雖不同而心之
 厚於仁則一而已嗚呼史有闕遺久矣如近代衛紹王之朝
 記注亡失南遷後遂不能紀載當時史臣所屬若得如仲善
 者豈不有勝竇祥揚雲翼之所錄哉順帝乙紀卒得為完書
 皆仲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仁也
 濂待罪國史故不辭而為之序使觀者有所徵焉進史後三
 月 日

故胡毋歐陽夫人墓誌銘有序

夫人諱汝圓字某姓歐陽氏世為太和人父宗周母江氏夫
 人年十七歸同里胡濟川濟川素為閭右族其遠祖有諱
 者在宋時以明經及第為南城丞逢國大慶獲封其父諱
 功即母歐陽氏孺人養書中有福榮之言遂取以名其堂揚
 文節公實為作記夫人佐濟川治家政內外咸舉至於科繇

之事尤加之意適至正壬辰兵亂江西行中書檄齊川充里
 之早禾市巡檢為禦寇之計早禾當龍泉永新安福之衝况
 豎出沒靡常一障之責誠有難勝任者夫人佐之輪楮幣數
 萬於公家募驍勇植砦柵相率固守如此者十有餘年卒能
 全其宗族詩禮絲麻如承平時夫人之力居多視彼強家大
 姓殲於群寇者相去不翅萬萬夫人事姑樂氏甚孝敬及嬰
 疾而亡濟川與仲子子璘方受事于顛夫人含泣視事凡棺
 衾餼歛暨賓祭百須之物無不具俟濟川還始殯焉初樂事
 姑陳氏盡禮今夫人之事樂亦如之議者謂如崔山南家云
 夫人自歲癸卯辟地武山陽至于乙巳江西州郡悉平夫人
 隨濟川還故里室廬已燬於是相與經營構祠堂以奉胡氏
 四世神主割腴田以充祭祀而曾祖姑蕭氏墓在梵安寺傍
 者亦捐產俾浮屠主之為薊燈之湏其奉承先志而知所急
 類如此其戒飭子孫必令取則於先世且曰昔文節公記爾

家之堂有迪教勵業樹家亢宗之言爾曹不可不勗吾亦歐
 陽氏也爾能勗之則福榮之名未必專羨於前矣夫人素有
 痰疾至是加劇以洪武庚戌四月壬申卒年五十有五子男
 三人子璘子璘子瑀皆克盡子道子瑛先夫人而卒孫男五
 人相授祖授宗授孔授仙授女三人適某某子璘卜以某
 年月日塋于某山之原前塋以鄉先生王君沂所為狀來徵
 銘先生以文學知名當世狀之所述其言宜可信為之銘曰
 孝足以奉其姑智足以相其夫力足以植其間有若夫人其
 殆繕婦性者歟其殆篤婦道者歟

題朝夕箴後

右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陳公之
 所撰也先生諱柏字茂卿台之仙居人與同邑謙齋吳梅卿
 清之直軒吳諒直翁父子游而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蓋自謙
 齋後考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微辭奧旨先生得之為多當時

有隨堂鄭雄飛景溫輩行雖稍後而事先生爲甚謹人以其
學行之同通以四君子稱之今觀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備
體用兼該非真切用功者當不能爲是言鄉先正魯齋王柏
會之讀而善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錄一本實於坐右
則其所以尊尚者爲何如哉嗚呼前脩日遠後生小子不知
正學之趨唯文辭是攻是溺志亦陋矣瀟故表而出之并繫
先生師友之盛於其後以勵同志者云

諭頌

陶尚書中立爲子信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暨甲
歿無人葬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群犬翕集銜甲衣
曳至西郊跑土成坎藟馬坎淺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
三始壅土覆之而去新昌黃琛甫有牝犬爲邏卒所食棄骨
屏處其子銜之糜諸野子聞撫髀太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
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崔仲文畜大會石加以丁奴易

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大醫和守仲文屍瓜浮土掩之尋
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
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啖之母候骨投地斂置一窟移葬於
柴間日夕向柴嗥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
者過矣夫大能禦盜斷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紛然也又
寧止此二事乎人苦不自重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
予爲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夫

魏府君墓誌銘

惟魏氏遠有世序相傳出鄭國文貞公微初居鉅鹿家靖康
之亂其諸孫某隨高宗南渡來知棗州遂家袁之萍鄉歷若
干傳至諱某者生南金南壽父子同試荆湖漕司皆入高選
南壽遷鄂之蒲圻遂爲蒲圻人南壽生太學上舍天福天禧
生府君諱雲瑞字祥卿穎達善記問從鄉先生盧應奎講說
經旨毫分縷析弗之厭會延祐科試法行府君竭力從事下

筆哀哀數百言盧君謂人曰此魏家千里駒也有司俾充貢鄉闈咸期府君先登俄疾大作不果赴試事既畢厥疾乃瘳府君拊髀曰不仕無義苟仕矣舍科第而之他非正也今乃以病而阻非命也邪於是一切棄去發為歌詩以自娛山顛水涯竟日留連忘返外舅宋氏當為棧叔嗣或利其多貲競諸官宋貸金於府君彌縫下上期他日割產以償及事成所還不及十之五府君咲曰外舅之志遂矣吾何所望哉同里張甲命唐乙造券質田於府君府君信之弗疑二年不問其租入甲忽令乙來贖府君兄曰券未經稅竟奈何乙曰姑遲遲往嗾甲訴縣人勸府君稅券曲之府君曰吾家昆弟斷不能作偽寧失其田無傷也縣令中其計以券為私使田歸甲而不鬲其直甲不自安願入所逋租府君辭府君有牛豢于牧人舍為盜所竊牧人蹤跡知其處奔告府君曰牛在矣得十人與俱可奪而有也府君曰彼貧故為盜窮巷之犬迫則

噬人矣不久必自覆爾姑待之豪右鄭仲淳挾官中氣勢每魚肉民民不敢誰何間誘府君族子為券欲侵其土疆會省憲兩府交薦府君典教郡庠懼而不敢發其壻郭昇之曰吾何畏於彼哉竟踵鄭之為府君詰郭自言期以誠動之郭見府君容貌魁梧論議共發心甚服之已而請府君作大書府君揮灑如飛郭曰先生奇士也吾幾失之矣請以田券還而不願受直也府君操心仁厚而能警伏暴強類如此府君善學宋南宮書得之者不翅拱壁尤喜著述有筆記若干卷藏於家他如先世決科諸文皆蠅頭細書裝潢成帙以示子孫其皦皦之志猶前日去迄祐己未十月十二日卒於齊安郡上距所生至元戊寅十二月廿日得年四十一又一至治壬戌十月某日權厝於某山祖塋之南後五十年為洪武辛亥某月某日始克卜塋於黃蓋湖之原禮也府君娶宋氏子男三人長法孫蚤卒次己孫今名觀嘉議大夫國子祭酒次虎孫亦

蚤卒孫男五人子仁子同子栗子樂子仁子同皆蚤卒
孫女三人王克用熊彰毛藝才其婿也曾孫男三人思植思
茂思誠曾孫女一人尚幼廩也不敏官翰林成均時幸與觀
為僚友觀乃以祠部主事張孟兼所為狀來謁墓門之銘瀛
聞府君言行多可書要不止狀之所云而已府君一日方出
見家人市物競其價之低昂府君叱曰彼非嗜錙銖之利肯
樂於奔走耶何屑與之較也如其欲酬之大司徒歐陽公文
玄名世鉅儒而每稱府君為賢其往復尺牘歲諸篋笥者墨
尚濕也嗚呼俗偷民偽久矣有若府君之行之懿其不為
善扶世之一助矣乎銘曰

人偽方滋動隨欲萌錐刀之末奮襪而爭溫溫吉人與物無
營事機之來一接以誠豚魚可孚况乎冠纓懌然心服匪貌
與形慶流後嗣學傳一經施於有政物無不平黃蓋之原峯
迴川榮以琢其珉以掇其英以昭其聲以告諸冥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沙門那道輝以其師淨慈禪師所著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
一卷示予先集經以備其事次作偈以釋其義不待詳分科
段徧閱疏鈔而經旨瞭然自明嗚呼可謂善談雜華者已夫
雜華之宗以言乎性則太虛洞然而無物以言乎相則萬象
森然而駢列所謂森然者即行布也一而萬者也所謂洞然
者即圓融也萬而一者也圓融不礙行布故一為萬而不見
其少行布不礙圓融故萬為一而不見其多此其大較也然
而善財之見文殊根本之智已得畢乎一者也而差別之知
未圓欲見乎萬者也今姑舉其畧而陳之則所不舉者可推
而見矣凡其所參五十又三或順或逆或小或大或淺或深
皆各有所證其登妙高峯不見德雲而於別峯相見示法普
見也見善住空中變化隨念而至明法無礙也見海幢放種
種光光中皆有種種奇勝示法無盡也見勝熱婆羅門登山

投火得寂靜樂明法無怖也見自在王脩學書數算印療病
建宅鍊藥及農賈等業示法工巧也見無厭足王決囚可駭
及觀宮殿皆是衆寶之所合成明法如幻也見徧行外道調
伏九十六衆離諸異見示法普觀也見婆須蜜女身出光明
照諸衆生今離貪欲明法無染也見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證
入大悲大智示法幻住也見大莊嚴園毗盧樓閣慈氏頌諸
菩薩從他方來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即入見一樓閣中
有一切諸妙樓閣一一樓閣中皆有慈氏一一慈氏前皆有
善財一一善財皆悉合掌回顧一善財之身徧入一切善財
身內一切善財身皆攝歸一善財身內互徧互融互攝互入
如燈鏡交光重重無盡善財既證此一切境界莊嚴嚴解脫
門文殊遂舒金臂過一百一十餘城按善財頂告以法解雖
已周而行未圓之故於是往見普賢在如來前一毛孔出
種種佛刹諸微妙事善財見身在普賢身中交光互現一切

不思議事悉皆成就嗚呼善財前之所歷者行布也後之所
證者圓融也非圓融不足以見體統之全非行布不足以昭
發用之盛圓融體用雙泯者也行布則因用而各顯其體者
也其後之所證莫知爲之先前之所證莫知爲之後二之則
非也是知盡十方刹土皆是善財盡十方刹土皆是文殊盡
十方刹土皆是一大香水海孰爲行布孰爲圓融孰謂其
無所證入乎則於涉歷無微不探也苟謂其有所證入乎則
性本圓明初無一法之可得也至矣妙矣蔑以加矣雖然經
旨究深非有識者爲之開明初機之士何自而知佛國師而
下頌而白此者凡十人禪師蓋後出而益奇者也或曰以偈
釋經可乎曰如來說經長行之後必以偈重宣之善慧大士
用偈釋金剛經而後世箋經家多效之何爲而不可也禪師
名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人鐵關樞公入室弟子也出世溫
之雅山繼主福之東禪雪峰今住持前刹云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呂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肄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將與有祿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為樂以翰林待制徵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臣名將爭辟以為屬亦不起會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唯希文僅障獲完希文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險阻之中希文又能保全携持而卒歸於士族故人見希文者咸稱之為卓行云入我

國朝大將軍

上於

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希文即束裝就道見

治朝與語甚悅擢為刑部郎中未幾遷

夫日侍書 東朝間嘗陳其情素云小臣有母春秋之高至

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為養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鳥私情其能自己乎言訖潸然出涕東朝以其言聞上惻然憫之即日遣北還夫君子之為學劬簡編憊精神窮

年屹屹猶以為未足豈務為諱世取寵之具哉亦曰學為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文以冑監之俊英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倦倦不少忘所以終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 有道之朝

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戒塗也希文之還服五絲爛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為壽宜曰此非兒所能天子之恩也耆壽之朋簪纓之儔聞希文之歸必行筆授餼委曲相問勞又宜曰此

天子之恩非其所能也州里從游之彥嘗受經希文者必羅拜後先問 朝廷所以遣還之故又宜曰此非予所能

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則誠知歸美報上之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

行之士其能全家以智治鄉黨以仁裁出處以義固人之所難能然希文不可以是而自足尤當增益其所學他時杖策重來推內聖外王之道以輔我 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

使事功勤之鼎彛名氏升於史冊方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
徇一夫之私行而遽已也傳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予
蓋於希文望之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大江之西蕭爲著姓而居大和之後街者爲尤盛唐開元間
有從浙水東來爲縣遂家焉譜圖闕逸不知其名而相傳且
二十九世矣自時厥後擢進士第於奉常者後先相望宋氏
南渡有爲國子祭酒諱某者實生秘書監清伯秘書生南甫
某年進士進士生四子長宗聖次宗陽皆以儒學入仕宗聖
則臨江府教授宗陽則太和縣校官也次宗孟漕貢進士次
則宗元府君然自秘書而下名皆忘今以其字書府君諱夢
得元齋其自號也生四歲而孤鞠於母夫人倪氏年七歲夫
人使之從師即知樂學九歲善屬文同肄業者皆畏而愛之
已而與翰林待制楊君景行師事鄉先生達觀楊氏於是益

潛心諸經而於易學尤精至元庚寅詔定江南版籍適部使
者李公行縣李集多士於庭試以經義中者始得預士籍蠲
其科繇府君遂升首選時倪夫人已老府君不復有出仕意
科目法行雖舊日同門之友多躋膺仕府君澹然若無營或
問之則曰吾母曰薄西山吾尚欲遠游乎郡二千石及縣大
夫數欲剡薦之皆不聽尋與漕貢君於縣西二十里創甘竹
別業奉夫人居焉夫人性好施遇內外族媼之急者必思周
之府君家雖貧能一如夫人之志女弟及甥女未有所歸府
君備貲裝配于名族夫人悅而安之及夫人病府君不解衣
者數月死則廬墓左三年然後返遠近學者慕府君文行咸
願執經爲弟子學成而去若同里楊亦雲若永新吳從彥若
吉水周通若嘉禾俞鎮皆爲名進士其蹤上於北方者尤多
不能悉舉也府君雖不及仕其仁民愛物之心旦旦不忘縣
之賦役無藝強有力者脫籍而使寡夫弱子承焉府君毅然

曰是奚可哉乃走白上官稽其物產而甲乙之編為義後三年人以為允川梁有故壞者勉有力葺治之鄉鄰有訟者又相鬪者是非方糾紛能以片言決之不幸以至正甲午八月十一日卒于家壽七十又七以乙未十二月某日葬於家東某山之原娶丘氏子男一人飛女一人歸廬陵易子韶孫男三人曰執曰安曰鳳執鄉貢進士今選為國子錄孫女一人同里吳所與其婿也曾孫男四人曰珠曰韶曰規曰忠府君所著書有易學旁通若干卷熨干兵無復存者府君之葬周通集群行為狀進士顏成子據之撰銘納玄堂中禮畧備矣執復來請曰願有以表諸墓道嗚呼爵位可致也貨泉可有也聲問可長也唯世傳書詩不可必也蕭氏自祭酒士傳經于家至於府君尤能繼其志而不墜其靜也于其動也徐徐不銜鬻而進趨每深箴而自腴殘膏賸馥露丐於人者亦足以獲多士之譽斯不亦君子之儒也欤是為表

題墨本黃庭經後

余嘗見黃素黃庭上下織成玄闡中用丹砂作界道其絹精甚細視之不見絲縷相傳為王羲之書蓋明州刺史李掾景福中遺宋友文者友文梁太祖之子後封博王博王薨竟屬陶穀家尋為大師李諱所獲復入宣和內府宋錄既訖流落人間解于伯機以重貲購得用樓閣錦裝潢成軸題其籤曰梁心王文趙子昂為之賦詩定為上清真人楊許所書且稱其飄飄然有神仙之氣而伯機亦自謂生平書法得之於此為多不知何時又歸喬簪成湯屋二氏喬字仲山湯字君載最號藏書之家今則又入中秘矣子屢閱之其字體絕與墨本不同竟不能別其何者為真也豈揚與許之跡其實有異於羲之耶楊樵氏出示此卷因備志於其後庶幾同志之士有以訂正之

故姜府君墓碣銘有序

君諱澤字潤甫姓姜氏其先居蘭溪之髦賢祖某父思齊以
賞雄于鄉環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及君之生其
父已五十餘越三年父卒又三年母時氏亦卒貪夫欺君之
孤弱挾黠隸為姦利內蠹而外蝕之并吞幾盡君之女兄道
真時已歸金華楊某笑問一歸視君撫君頂泣曰姜氏之世
不絕者僅有此息爾苟或克豎欲去之以滅口則宗祀必絕
為若教氏之餒鬼矣夫豈可哉區區賸產有不足計也急挾
之以歸楊氏鞠育之如己子稍長俾授鄉先生楊夢牛王月
溪趙松坡董覺齋將志慮淵冲而識見迥拔遂白於縣大夫
復其先塋若干所田若干畝雖僅存十一於千百鄉之人士
無不謂君為能者已而女兄命贅於同里之王氏君不忍釋
之而去遂舍於女兄西徧挾王同居事之如母與姑每得嘉
味必先進不進不敢先食及生子若孫歲時相率坐女兄中
堂羅拜於庭不知者以為真其母姑也君既受女兄羽翼之

恩所以思報之者無不備悉志慮及女兄喪夫而無子為立
從子恢道為後而躬扶持之其門賴以不墜雖楊氏之姍黨
無不以孝弟忠信淑導之有悖戾者懼之以法令亦翕然聽
從君再後姪弘道被偽造鈔者所誣弘道初不識其人千夫
長帥州官逮繫之從者百餘人君聞之大恐走州中懇其故
官真弘道桐人中命造鈔者執之乃妄曳他男子以前事遂
釋丁未歲侵人相食君往糴七閩時流民所在成羣動以數
百計乘間鈔道莫敢何問君獨以計脫卒致白粲來歸六親
賴之以濟君頗通刑名家書於新令尤所練習或有致訟者
質之君為言其利害訟為衰止君晚命仲子遷婆城中往來
嬉遊以書史自娛因以盤隱自號一旦有疾度不能以生因
泣謂二子曰吾非女兄不克至於此誓將奉寤安之事庶幾
少盡心焉柰何今且先之爾等他日當有以憫吾志遂寘時
至正壬午十月三日也壽六十又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

于西山先塋之側配王氏後二十三年卒遂合塋焉二子曰
明道曰懋孫五人曰焞曰蔭曰溥曰繼曰善焞能積學為名
儒以薦者為婺州路儒學錄尋舉進士擢永平運安丞孫女
二人長適默成先生七世孫潘思明次適陳仁曾孫三人曰
麟曰堪曰增嗚呼金華為文獻之邦氣習之所移風聲之所
被往往人多士君子之行有如君者不幸遭門衰祚薄之餘
乃能聳然自異不蹈其家復樂導人以為善而摠急報恩之
志尤寤寐不忘夫豈無其故哉傳曰大河東流九里餘潤此
蓋後古而然也漙不敏幸與焞同出於聞人先生之門墓文
之屬有弗得辭其責第深愧者文彩衰弱不足以昭幽廓潛
然亦自謂據事直書而無所憾也銘曰

孰畀之隆而閑於逢其非天邪一髮之存卒續厥門其非天
邪無德弗酬得與善為速其非天邪發迹詩書有孫為儒其
非天邪生遂死安松叶鬱蟠其非天邪卓哉善人迺裕於後

是其非天邪

跋金剛經篆書後

是經功德如妙高山縱橫上下難以數量山雖難量終有盡
時喻如虛空庶幾無盡瀛以古篆寫成卷軸隨高隨空不見
有跡光明熾然徧覆大千是用持寄穆菴禪師禪師所具禪
師所言禪師所履與此般若若非非同非別同別兩實現前見弗
寶積三昧集序錄

釋氏之書有三法藏焉曰經曰律曰論經則佛與菩薩等所
說論則諸賢聖僧所著唯律必佛口親宣而非諸大弟子之
得與聞也然而三藏之間統為十二部分為大小中三乘廣
大殊勝無所不攝其文久流中國至秦而絕漢遣郎中蔡愔
及秦景佺使天竺受其書以歸自是譯師疊至代有所增以
卷計者梁則五千四百隋則六千一百九十八唐承隋亂之
後稍有廢逸開元之目則五千四十八至貞元中則又增二

百七十五宋太平興國以來或翻譯或編纂或收貞元未附
藏者又增七百七十五逮元有國又增二百八十六其中頗
不能盡知今以千文紀之自天至遵爲號者五百八十六通
爲六千二百二十九卷噫嘻其廣矣哉學其書者茫若望洋
至於皓首而不能周覽唐僧智昇嘗編入中國歲月及譯人
姓氏名曰開元釋教錄美矣而不采其文也宋戶部尚書王
古隨其次第而釋其因緣至於佛會後先華譯同異咸志之
名曰法寶標目佳矣而弗表其義也優婆塞陳實分門別科
頗括秘詮名之曰大藏一覽近矣惜採之自造諸偈而又擇
馬不能精也東山立庵大師崇志頗病馬迺於迺拓之初撥
拾三藏英華上自三寶流通中至天仙天標坤維人倫之几
時劫根塵世諦塔寺道具衆器之屬下及珍寶飲食花木禽
獸地獄之品析二十門釐爲四卷文貫始終事有源委部居
整比秩焉不紊遂取法界體性經中語名曰寶積三昧集錄

梓於壽聖禪林立庵既示寂板廢不存白庵禪師萬金以精
進力深入禪教三昧旁事孔籍亦臻其間與悼立庵利物之
心勤而傳世之不遠也復爲銓次義例分卷爲五重刻而布
之以瀛閱大藏者凡三稍涉戶庭請序其首簡瀛取覽之儼
然如探故物雖未獲窺其全而全銀琉璃車渠瑪瑙珊瑚琥
珀衆寶之積爛然溢目矣於是互跪作禮而說贊曰

巍巍法王寶號爲修多羅毗尼阿毗曇土千大千界以及無
筭數無物不含攝無土不現身護法金剛王手持蓮花杵或
執七寶劔各逞神通力晝夜不暫離魔軍及末伽無有能壞
者善慧施方便爲轉大法輪一轉千佛轉佛佛具千佛千佛
亦復然輾轉至無邊此最勝功德如雲雨太空草木花藥等
根莖皆沾溉如來真正幢無鉅亦無細汪洋四大海了不見
涯涘苟取一滴水濕性靡不具炎炎大火聚力可鎔天地餘
燼存一粟炎體終弗滅日輪行中天其廣千由旬光入寸隙

中圓明具日相若耆闍崛山山石立萬仞一沙細於塵孰敢謂非石所以二尊者各出本來智一取六千卷束之四卷間如將須弥盧納之於箴孔一虛寒灰燼死後使復然光照闇浮提利彼有情衆智者能移物勿爲物所移佛言雖至寶執著亦爲障我有大寶藏不落文字中六處放光明七佛時行道時時宣妙法法法悉皆忘定見自性佛共成無上道

題顧拙軒告命後

右拙軒先生顧公告命一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脩職卽故事脩職卽滿三考閔陞令錄先以合入階官給告公遂入從政卽久之始注授監嘉興府鮑卽鹽場差遣然舊制無從改卽崇寧初以通仕卽易錄事參軍縣令至政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比告之首當有十幹登千文紀號若曰甲天等字第幾之類其尾復欠紹定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字

其背紙又當書行在官告院準鈔出給及寫告措書當行手分令史主事等名氏而守當官批上本官告命照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爾吏部主事碩公之六世從孫琢王爲軸重加裝褙持以相示故爲詳疏之以備當時典故云於戲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未一再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如碩者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藁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戲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

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庵以高僧被召
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
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
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末徵余題故為踞其後使覽者互見
而備文云

飛泉操

浦陽玄麓山有飛泉瀟與鄭源先生數觀之造飛泉操鼓之
琴書諸崖石其辭曰

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護飲我牛覆謂我汗兮移彼上流
具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憂

月堀記

余退直詞林戴華陽之巾被鹿皮之裘焚香默生存神規中
太和薰蒸百體欣順能降虎升水溫火寒周流密綿莫究端
倪冲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翩而來碧瞳方頤氣貌充甚謁入

揚袂言曰月堀之義子知之乎揚雄云西壓月堀指月所生
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後魄生至望而盈盈極而
衰隨日漸虧晦而復蘇上下二弦虧盈得平氣和弗偏吾煉
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退之候每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
以月堀所以志之予曰陽陰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
成乾坤構精六子乃凝水坎火離中藏偶奇用奇變偶乾道
始茂重陰盡消純陽則昭又而行之與道消搖是謂三一之
真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專溺於陰乎冲陽子曰
二氣之精互為其根房日之兔畢月之烏取象表徵指意甚
微陽既含陰陰亦含陽苟舉其偏道則全張子何見之拘邪
予曰言則美矣其理尚有所遺也人身之中有玄牝焉繫手
天根呼吸所關絲絡聯絳枝葉扶疎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
於象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娟天光內朗蓋以無為而得無為
而成孰火能為其候孰鼎能為其鑪孰藥能為其材我皆不

得而知也假形托物著于丹書顛倒錯亂自漢以來已如斯矣吾將與子握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鋪水翻瑤露初滴寂然無聲委羽仙人必騎黃鶴而一下之與子稍一叩焉則予之說爲當矣冲陽子喟然而嘆曰道有精粗象分內外非粗不足以別精非外不足以形內初機之徒未忘手物苟不以此斥之必大笑而走何可與上士玄功之成者並論哉子之說固當而吾之所取喻又豈可少哉於是相視一笑冲陽子揖而退予送至庭外冲陽子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爲姤是月堀也一陽之生其卦爲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來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其與吾月堀之義頗有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雖更僕不能盡也予惡能知之予惡能知之君當問諸庖犧冲陽子曰唯冲陽子張姓輔其名以迂翼爲字台之黃岩人盖有道之士也洪武四年正月日玄真遜叟金華宋濂記

蟠松說

昔人之言喬木必繫於故家者何哉盖故家者非一世之謂其封培也有其素保衛也有其道所以能上于九霄下蔽萬牛撼雷風而弗驚沐雨露而常新者也嗚呼此亦自承平之時言云爾若夫當戎馬續紛之際無澤不竭無山不童人之屋廬且不能自保其有爵爵羊羊歸然而獨存者乎蓋必無也理之所必無而今則或見之者是豈人之所能哉非人之所能則天而已矣中書左司郎中劉君明善居武昌之咸寧其先塋之在崇陽者有松暢茂成林其一最巨者枝柯繁盤勢若長蛟角鬣備具而爪距奮張尤爲可觀者焉當汝穎變作蔓迤至武昌愚氓之而應之相與建營結柵山之有木者剪刈無餘而崇陽之蟠松巋然獨存人過之者皆彷徨嘆息指而言曰是蟠松者出於平麓非有絕巖懸厓人跡之所不到也何爲能免斧斤之厄乎且其形質與恒松等爾非鑄銅

鐵以為枝柯也又何為能自全而不損毫髮乎嗚呼我知之矣持之以智力者不足以禦人事之變感之以慶祥者誠可以俟天命之定劉君武昌故家累世積善之深故天之報施俾其喬木在墟墓間者不異承平時其意若曰善人者天所厚也苟謂天不厚善人蓋於蟠松微之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天將雨而礎潤潮將生而颶興家將蕃而林木有輝理之常也今蟠松出於百剪刈之餘蒼然而弗渝充然而含滋得不為劉君之家盛大之兆乎矧劉君以濟世之學歷仕熙朝出持憲節入位即官聲譽翕然動於中外其融顯方日進而未已也蟠松之祥又當於是乎徵之昔人又有言曰樹德如榭木木之茂材可資於一時德之榮身可被於後裔劉君當益務乎德哉其幸與劉君文於是推原其故作蟠松說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四

鑾坡集卷第四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五

鑾坡集卷第五

郊禋慶成詩序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即有事于

昊天上帝以

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載弗懈益恭粵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長日至復禱其時前期丙辰

上御奉天

殿集臣工于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宮有司汜掃及土鄉為田燭各戒具循罔敢弗肅及期行事百辟鄉士後先駢奔牲牲肥膃圭幣溫緻器用質雅酒齊苾芬樂舞具舉升煙上聞

皇心內外質文兩盡

上帝居歆福祿攸降既竣事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工部侍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吳雲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丞陶誼晉府錄事張孟兼吳府錄事吳從善咸謂

皇帝升中天國之大典幸際熙

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遂以
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為韻各賦詩一章而屬瀛序
之瀛聞郊祀之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寔涉不
經且惑於六天六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
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惟
皇上一據禮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
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歛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寰宇物無疵厲
行見鳳皇降而龜龍假美聲歌之發茲非其時乎昔者周人
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
二詩辭氣奧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何
自而明之羣公之什優柔而雅馴整肅而恭豫足以羨盛德
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得周人之微旨所可愧
者瀛非卜商之識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
之成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頗著見於間云是歲十

有二月甲戌朔金華宋瀛謹序

昭鑒錄序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

上詔秦相府右傳臣文原吉

翰林脩撰臣王樞國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復秦相府

錄事臣蔣子杰晉府紀善臣呂宗盛錄事臣杜環燕府錄事

臣張雲荆吳府錄事臣吳從善楚府錄事臣王鏞靖江府錄

事臣宋善類集庭代諸王事實既受命乃取東觀諸史相

與研摩善與惡可為勸懲者咸采焉其文蕪事泛則刪取其

大槩或有奢淫不軌無復人理者輒棄而不收越二十又二

日甲子書成繕寫為二卷臣原吉等詣闕投進仍請以太

子替善大夫臣宋瀛為之序上可其奏先是有詔禮

部亦脩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牛諒主事臣張善遂

錄為一卷上塵乙夜之覽然二書義例本同無大相遠

臣等因會粹衆論合而為一承詔刻梓以傳名之曰昭鑒

臣瀛因得而序之臣瀛欽惟 皇上既正天位即定

青宮衆建諸子爲王作鎮雄藩於是蔽自 淵衷錫以寶訓

凡箴戒之諄切禮儀之等第兵衛之出入與夫職制營膳法

律供用之屬具錄成書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然慮其文太繁

前史之事可據以爲鑒戒者多於各條之下微注其綱而其

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爲 聖子神孫建萬

世之不基者可謂深且長矣於戲盛哉然代天而理物者天

子也佐天子謹藩制以壯磐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元首

諸王則手足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者乎昔之

賢王有見於此敬以脩身禮以齊家政以馭衆夙夜戰兢唯

恐不能盡屏翰之寄故祿位傳諸無窮聲光顯于來世其或

不賢而弗之察欲縱情逸且失其秉彝之性而欲久享爵秩

抑亦難哉觀錄中所紀歷歷蓋可數也傳曰義勝欲者後欲

勝義者凶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端

呼寶訓具在井若日星之臨覽是錄者其懋戒之哉其懋
戒之哉是歲五月三日臣瀛拜手稽首謹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大雄氏所說阿跋多羅寶經凡經三譯其四卷者宋元嘉中

中印度末那跋陀羅也其十卷者後魏延昌中北印度菩提

流支也迨至於唐寶叉難陀来自于闐復以跋陀之譯未弘

流支之義多舛與僧復禮重翻爲七卷則久視初也於是判

教諸師提綱挈領李通玄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

言智覺延壽則以實相佛語心自覺聖智爲言一則因理以

顯事一則從事以推理理事無究則經之與義無餘蘊矣然

自菩提達摩東來震且謂此經四卷可以印心遂授其徒意

可故宗禪定者世受其說而其文辭簡嚴卒未易通所以傳

之者寔微至宋張文定公方平見於南譙悟其爲前身所書

乃以錢三十萬屬蘇文忠公軾印施江淮間蘇公親爲書之

且記其事自是流布漸廣雷庵禪師正受病句讀之難通也與同袍智燈據跋陀之本而參以魏唐二譯原其異同歷疏於經文之下復稽唐註古本暨宋僧寶臣閻士楊彥國之說而折衷之凡經綸疏錄有涉於經者亦撫其精華附焉名之曰楞伽寶經集註自慶元乙卯之三月至丙辰之四月始克就緒其用心可謂勤矣且如來說經不即語言不離語言矧此楞伽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大包無外小入無內本性全真即成智用觀身實相與淨名同若彼二乘滅識趣寂譬如迷人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此乃諸佛心地法門不假脩證現前成佛禪宗之要蓋莫切於此矣或者則曰西來之宗一文不設若謂初祖持此印心非愚則惑子不聞達觀頴公之言乎曰不然也佛法隨世以爲教當達摩時衆生滯相離心故入義學者悉斥去之達觀之言猶達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徼權而據以爲實則禪那乃六度之一

先佛所指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者還可廢乎雷庵之註其有功於禪宗甚大非上根宿智不知予言之爲當也此經舊嘗刻板姑蘇幼住庵近毀於火天界禪師白庵金公意欲流通乃購文梓重刻于旃檀林來徵余爲之序予幼時頗見正平張戒集三譯之長采諸家之註成書八卷以傳大意略同惜雷庵不及見之白庵妙悟真乘旁通儒典爲叢林之所宗師苟求其說而補入之則其功又豈不尤於雷庵哉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告與勅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太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

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
入官令錄而已後因臣僚奏請存詔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
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
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着其名朱名勝非謚忠靖顏則
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註蹕惟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
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
月日較之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義大夫守右僕射而不
着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類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
七月五日自右僕射升左僕射潛善後門下侍郎爲右僕射
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
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
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
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
誤國真姦臣之雄不足污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

詆綱爲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童至五上而不愧唯勝非
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能
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
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執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
崧出比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
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
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
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
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太上清正一萬壽宮任持提點張公碑銘有序

龍虎名山蟠踞上饒之區重岡複巒自中閩來若翠蕤戎旃
環衛其背而雲林二十六峯森列內向如拱如趨如冠劔而
迎至琵琶之峰止焉大川西瀉仙岩拔起天半而絕其衝靈
氣翕合鬱爲仙人所都歷代以來其侍祠竹宮而峻陟崇班

者相繼乎後先或葆熙餐醇於巖谷之下聲光燁然多與名
薦紳相埒及其終也飛騰解化游神丹臺下上矣氛曹不得
以免之如吾張公脩文蓋亦其中之有聞者歟公諱友霖脩
文其字也信之貴溪人父漢良有馴行人稱文穆先生母汪
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氣之異居止何老父秋髮續紛忽曳
杖而至顧文穆言曰爾兒方外之器也宜謹視之官訖失老
父所在年十二志恬慮冲噉噉如孤鶴獨立文穆以其生有
玄微俾入龍虎山從周尊師復禮游尊師學行融洽貫老易
爲一塗公晝夜窮研而受其說以九經爲淵源百氏爲支流
縷析毫分而極其根柢之所會闕六年始著道士服事周君
貴德爲弟子時桂心淵隱匡廬金志陽居武夷二人者世號
爲真仙翁脩丹之士依之者成市公皆躡僑檐簷往拜其坐
下傳其三皇內文九鼎丹法所謂返齡度世者頗領其幽女
歸參天道運化三洞四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

離類有以取舍之復自嘆曰吾春秋方盛撫世微權要不可
無見也乃出力於詩章古文辭課之於虛無扣之於寂寞蓋
混混乎其不可竭矣虞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爲書千數
百言暨所爲雜著一編遣其徒張自實往質之文靖深加敬
嘆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業者日衆其從之求文
戶外亦履滿矣公則又曰此當實之二毛已在願其尚不求
歸宿之地乎於是刊落葩藻與道夷猶至和薰蒸四體益辟
泉淍谷虛冥契玄樞有不知歲月之易遷者嗣天師太乙明
教廣玄體道大真人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邃辟爲教門講
師脩文輔教簡正法師無元壇脩撰太乙之緒再傳實爲四
十二代而張公正常起承之入我 國朝錫以護國闡祖通
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累 詔至南京公皆爲輔行胡
贊相導靡不備至洪武辛亥秋八月更辟教門高士尋提點
大上清正一萬壽宮而諸宮觀之事咸蒞焉未幾興高行道

士黃棠吉鄧仲脩同被 召公奏對稱 旨賜食禁中而退

冬十月 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燕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
屢乞還山 上欲屬以榮析之事命中書留之且有白

金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謂仲脩及丹霞鍊師周
玄真曰盍趣宮主宋玄真相見乎既至正襟危坐從容言曰

自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浮死休處世一夢吾將觀化於冥冥
之中矣遂操觚賦詩一章條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顏貌

鮮澤肌體柔弱仙經所載尸解者可信弗誣仲脩力營其後
事性白儀曹因以其事聞 上為之惻然後三日奉遺

琬焚於石子岡執紼後者至數千人火既熾有五色祥煙盤
旋於其上云公自呼鐵鑪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鐵鑪名世

壽六十又七所度弟子即自賓自賔純飭好脩與翰林羣公
游交譽其賢今崎嶇道塗函靈骨以歸將與其子若孫吳保

和張敬安謀以其年月日塋于龍虎山之天峯伴繫羣行來

徵漁為之銘漁聞老子之旨可以治國可以脩身可以鍊真

其大者與孔氏或不異也公以超穎之資屢求賢師思無孔

李之學而通之其視死生若旦暮泊然無所繫累者固宜也

宣古所聞有道之士非邪漁也不敏何足以銘冠劍之藏勉

徇自賓之請而述之山中有一方壺真人高風莫攀君子擬其

為陶隱君之倫當能為漁刪而正之銘曰
大道之文洞玄玄兮八角垂芒太極先兮天真皇人授而傳

兮龍虎之君環以千兮探其靈秘道乃全兮上清道士古列
仙兮洞達懸解協玄筌兮內天人蘊坤乾兮出入孔墨孰

後孰前兮玉室金簡列幾幾兮彩霞丹景交相鮮兮溢為篇
翰五色宣兮有聲鈞然聞九天兮 龍光下逮勢迴旋

兮一旦解化同蛻蟬兮騰凌滅沒行翩翩兮白蜺青鳳扶羽
翰兮無象有物形神遷兮達人何累止若淵兮冲漠無為合
自然兮其迹雖泯名則繇兮冠劍之墟勒蒼堅兮山靈搗訶

久逾虔考

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有序

句容縣之東四十五里有地曰白土埭蓋陸銜也林樾蒼潤
鬱岡虎耳良常諸山屹立于東西照輝分彩神秀之所融會
而奉聖禪寺宅焉棟金陵塔寺記初名永定梁武帝時有大
桑門寶亮主之帝方尊崇釋乘聞亮精誦義學命撰涅槃經
疏參訂辨博允契先佛甚深微妙之旨寺因籍之增重與諸
大刹爭雄唐李兵燹縱橫寺日頽廢僞吳楊氏據有金陵其
檢校僕射許褒遵厥父司空雍之命新作之割腴田在句容
丹徒者若干畝以飯浮屠夫人景氏猶以爲未足復施句容
田若干俾益之宣城二比丘曰義爽曰廷規行業峻潔僕射
具疏延居寺中蓋大和年間也至宋大中祥符初始賜今額
公于宋季又復摧敝弗支羣僧皆風雨散去丹徒之田亦爲
閭右民施茂等所奪元至元中住持平山坦公不憚四千里

之遠北訴于中書移文江南揔攝且命下其符於鎮江凡歷
七載之久殫三牲返之勤侵疆乃歸平山既遷化滅庵受公
繼之後雖數易其主而未遑設施至正三年癸未咲岩禪師
往補其處當屢廢之餘室如懸罄積逋之未庚者踰五千緡
咲岩晝夜不自寧議鬻不毛之山以償殺衣縮食孜孜以興
建爲務不四三春秋粟盈于倉泉溢于囊乃剪歲荒乃闢靈
場乃樹棟梁九年己丑釋迦寶殿成明年庚寅搏土塲佛菩
薩暨大弟子護法神王諸像環以大阿羅漢慈容穆如九座
香華嚴奉如式曾未幾何三解脫門又成右設涅槃之居以
處有疾僧伽左建僕射父子祠而他施者附之又明年辛卯
演法之堂又成名之曰正法眼閱三月樓禪之室又成名之
曰清淨覺海且拓其術徑別築小山門以爲喉衿通名曰定
林山西廡及衆寮次第而就又四年乙未像四天王神於三
門繚以周垣迺袤三百餘堵委蛇縵迴如雲橫阜截防限遂

嚴又明年丙申禪師遷住保寧而懷楚津公南宗定公先後而至皆刻厲有為益其土田當是時

大明建都江左

而浙右猶未盡平寺當毗陵京口之衝騎步之兵費息者旁午觀其宋敞嚴飭戟手相戒不敢犯洪武三年庚戌仲綸彌公來司寺事病東廡之未稱也撤其故腐易以新堅而規制於是乎大備殿以間計者凡三室與門如殿之數堂如門之數而溢其二兩廡如堂之數而加以七倍其懸鐘之樓則仍其舊焉仲綸潛心內行為四眾之所趨仰且念咲岩錙銖之積以克潰于成視術奇鈎貨以病民者相去萬萬苟不圖之顯刻金石則後來者何自而知之力請漁為之記夫自辛卯兵變以來江淮南北所謂名藍望刹多化為煨燼之區而狐兔之迹交道過其下者無不為之太息奉聖禪居有如魯靈光巋然獨存非惟金浮碧明照映於山色水光之際而鐘魚之互答初不異於承平時豈亦有數存於其間乎雖然人事

之盡誠之以勝天自非主之者疊矩重規求其持久而不墜若此或未之見也讀予文者尚念昔人構締之艱而繼承於無窮哉咲岩名善愈族某氏明之昌國人說法嗣仲芳倫公者舊僧宗鉉咲岩同邑人是寺之役其功為最多繫之以銘

曰

皇矣象教自西徂東丕建塔廟煇于民衷青天震雷以聳群聳蹶然以興豁爾而聰句容之墟白土之里川媚山輝靈赫萃止彼阿練若雄焉中峙由梁洎元成壞凡幾有偉一師飛錫而嘆不創寶所妄邪孰閑白業所感在彈指間靡仆不起何闕弗完湧殿栽栽飛樓瀟瀟像變嚴嚴梵夾晰晰觚稜騰翔丹雘絢麗恍率天宮下移人世粵自興戎劫火颺埃莊嚴勝域鞠為草萊此獨巋然鸞鷲鳳迴都人聚觀一何壯哉賦形兩間固圉乎數人定勝天如鳥建羽千里奮飛能令顛墜式績式承胡寧弗顧寶華樓閣不涉有無光明發舒號為毗

盧徧覆大千了無欠餘凡爾方袍攝心澹泊來居來游無證
無作大史勒文因病注藥尚祛昏迷同歸妙覺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金公設利塔碑

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爲壁峯生於乾州永壽縣之名
胄父通甫宅心從厚大號爲長者母張氏亦嗜善弗倦有衆
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屬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
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光煜煜然照室幼恒多疾纏綿衾枕間
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年六歲依
雲寂溫法師爲弟子既薙落髮具戒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
對衆演說纍纍如貫珠聞者解頤已而撫髀嘆曰三藏之文
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現尚未能
出離死生况區區者邪即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真公樹正法
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示以道要禪師天起疑情
三二年間寢食爲廢偶携筐篋隨公櫛蔬於園忽疑坐不動歷

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禪師曰有
所悟爾曰汝第言之禪師舉篋示公公非之禪師真篋于地
拱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奮前堪其背使速言
禪師築公膏肓之公猶未之許咲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
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禪師聞之愈精進
不懈遂出參諸方懃峨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柏啖之脇
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
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禪師
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禪師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
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
無算豈欺我哉朱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求證
於公反覆相辨詰甚力至於曳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
翼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上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
復畫一圓相禪師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

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虎一虎者豈非爾邪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巖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脩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寤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髮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浚叩之同行者皆弗之見或謂爲文殊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餓糧來獻者日續紛也禪師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

慰勞甚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為三百歲人敬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空瞪眎不答及出空嘆曰此真有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紅光自禪師室中起上接霄漢帝驚嘆賜以金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己丑復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賜以金繒若干禪師受之即以振飢乏民又明年庚寅特賜寂照圓明大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爲依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

大明皇帝即位于建鄴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禪師至南京夏五月見

上於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

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

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 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

朔 上將設普濟佛會于鍾山 命高行僧十人治其事而禪師與焉賜伊蒲撰於崇禧寺 大駕幸臨移時方還

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諸沙門方畢集

上服皮并服

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

勅禪師於園悟閑施摩陀伽斛法

食竣事

寵賚優渥夏五月悉粥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

示微疾

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玄閑書倍

已成正覺之言

天光昭回人皆以為榮時疾已革不能詣

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眾言別正襟危坐日將曠

弟子祖全智信請曰和上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於

後世和禪師曰三藏法寶尚為故紙吾言欲何為夷然而逝

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又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山傾

城出送香幣積如丘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露宿以俟之

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為

盡禪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咲福慧双足所至化之故其在

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擊梵樂

而迎者在在而是不能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

四方無以會其同祖全等將以其年月建塔于某山制擬其

大畧請安次王晉為狀一通徵瀛為之銘

上祀方丘

宿於齋居瀛與禮部尚書陶凱實侍左右

上出賜禪

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為甚備矣 聖人之言天也因

知禪師之道上與天通下後人望雖不獲遂名山大刹要可

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承臨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寬

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行于南無用之道著于北禪師蓋無

用諸孫也瀛近銘竺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嗚

呼哲人云亡柰何不興大法哀微之嘆乎銘曰

臨濟崇崇西來正宗益衍以鴻三虎怒校中有一彪氣可吞

牛教相紛拏瓜蔓交加入海筭沙乃易禪衣乃抵勝師乃治

其疵棲身孱顏絕去八還入第一関河水侵淫跌坐樹陰爰

濕我衿我松我糗我泉我漿渴飢兩忘實相圓通無物不容

悟其本空玄微肇胎涉彼五臺樓閣門開南粵北湖方衣圓

顛水赴雲趨無間儉豐香積之充且妥其躬其名上聞便蕃
宸恩來自帝闈於赤 皇明遣使奉迎館于神京龍文
成章日晶月光鬱其寵榮叶 四衆所依胡不寧茲而丞其歸
泰山崔崔一旦其頽靡人不哀有崇者岡白虹吐芒設刹之
截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有序

考功主事沈彰服衰絰踵門拜且泣曰彰幸生盛際忝被官
使私竊自念先府君之年僅五十又二爾忠孝之道不可以
兼致驅馳王事二三春秋方敢納祿而歸以竭烏鳥之私情
孰意上天不佑而府君以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棄我諸
孤閱三月訃至擗踊攀號無所逮及即上其事中書授法比
持服將不遠四千里南還卜某月日奉柩車窆于同安西山
之阡在蓮花鞠花兩峯之間又復自念府君死矣而先德不
可死者亘百世猶一日也苟不圖文顯刻以昭示後人不孝

愈大焉敢持奉常贊禮黃仁 狀前事以請唯先生畀矜之瀟
不敢僻謹按沈府君諱祥字 遂初姓沈氏其先光之固始人
唐末之亂有諱某者始遷於莆陽圖譜厄於兵燹莫紀其世
次曾大父某祖澤民父善夫娶張氏既生府君而來主泉之
永春簿遂再徙于泉城及府君之長又三遷於同安上官才
之薦為縣之際留倉使非其所好也府君事父母盡孝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唯恐有毫髮拂其意至正甲午大盜起安溪
鄉民皆風雨散去府君負母夫人避海中嘉禾島盜躡其後
府君為盜所掠幸以計脫而夫人不知所適府君蒼黃冒賊
鋒求之晝夜呼號不飲食者三日始獲見巖穴中母子相抱
持悲喜交集時夫人春秋高且有疾府君欲渡海回翔風鄉
以居裝橐既于盜手其計無從出乃質其子彰於鄭氏獲錢
千緡為買舟之資暨還一月餘始往贖彰以歸府君伯仲者
亡季天府君事兄起宗如其父泉布羞服之屬凡有所需輒

上之風檐月牖時相與歡歌杯觴淋漓几杖睡比數日不聚
首中心歆然不怡先是主簿君歿塋泉之南門外後九年夫
人亦卒烽火連綿權厝主簿君墓側及是兄復歿府君匍匐
往泉城畢棺歛之禮乃歸同安擇地於海山之陽欲迎夫人
之柩藏焉已而潸然出涕曰吾父母生則同室死則異穴乎
吾兄父母之所遺魂魄或有知其能獨處異鄉乎於是覽三
窀而共葬之當主簿君居莆陽貨產頗豐府君悉讓與群從
兄弟錙銖無所覬而別樹家於同安其遇甥福全尤盡恩意
南安腴田以晦計者七十有五悉以畀之無靳色莆陽宗黨
有來謁者必倒屣迎館翁翕煦唯恐弗之留暨別去復餽
焉問井知府君之行交口稱之曰良士良士云府君當元之
季知世將亂具隱者之服深蟄不出自號之曰墨隱高人韻
士或來即之相與賦詩以為樂視世之聲談熏灼者若將免
焉娶傅氏生三男子長即彰通詩訓故學較藝福建鄉闈取

第十一名文解有司貢至京師會 朝廷需賢之急不俟會
試南宮選入吏部為考功主事階承事即次曰寬次曰英鳴
呼傳有之孝悌者天下之大順也人之行義有重於斯二者
乎推而為忠為信為有別其有不自茲者乎君子之學能植
乎其大者豈不為厚倫重本之勸乎然則府君之行其可銘
以銘曰
倚若人行之威撫上下協圓方丁時艱冠捨懷念我母情盡
傷日號呼走遑遑眇白雲涕霑裳既觀止色斯康奉厥允薦
天常儼蓬豆釀酒漿和孺樂日洋洋惟孝弟善之綱昂後昆
矢不忘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括之松陽有行義之士曰周君休休而有容循循而雅飭自
其鬢稚嚴父棄捐君輒能自勵于學孺齊乎經畬優柔乎藝
苑伯仲之間交相摩切積功既久繕性提身之間以莊以敬

弗敢自釋上下化之春風盈於戶庭棠棣歌於州里薦紳之家罔不歆豔焉君不以爲功而澤物自見當歲儉吐隸無以食廷瘠將踏君曰是不可不振也庚力而給其粟旱勞頻仍及厲鬼爲蓄害沴氣糾蟠十室而九君曰是不可不祭也亟斬牲以禱于神俗尚氣而善鬪錐刀之末奮擣而疾詬流連縣庭每爲吏所魚肉君曰是不可不正也有赴愬者方爲辨曲直訟爲衰止屬元季兵亂郡國繹騷石抹將軍帥師來鎮括凡武勇文學之士悉以禮聘而詢其謀猷聞君賢亟而與語悅之辟爲千夫長將軍廓清群慙君與有功焉未幾乃引退都布寬衣放情立壑間當風疏日鮮與一二逢掖後容觴味日莫忘返年甫五十又八不幸以洪武庚戌九月某日卒家明年辛亥二月某日塋麗水縣懿德鄉徐北里之原禮也君諱紹祖字光遠其先家春陵高祖允文始來遷曾祖梓宋鄉貢進士祖留道從元兵討臨漳叛寇有功擢管軍千戶父

鑑毋某氏君配室則王氏也前五年終翰林侍講學士危公銘其墓生丈夫子二曰華曰蓮孫男五曰文常曰文煥曰文炫曰文輝君歿後四年二子奉縣文學洪文震狀來請墓上之文以期不死於親余聞墓之以有文古也歿比干之銅槃漢梓潼之甄誌皆是也後世易之以石且植表於隧矣人子不死其親者將如是乎在余惡能辨有若君之行義備於身儀於家庭惠澤被於州里所以聲善導民者誠有裨於王化君子不謂其進可乎嗚呼麟之振振既淑且仁卒以羨夫身綏綏者罷日肆其威監人之髓而剝人之頤其相去亦不遠而嗚呼有崔者岡林樾鬱蒼惟君之所歲千載之下幸毋壞傷是爲表

題趙模千文後

左右內率府錄事參軍趙模集右軍行書爲千文模在唐有能書名嘗與韓政諸葛貞馮承素等奉勅臨摹蘭亭逮今猶

有存者予於秘府頗見之最喜其善用筆而正鋒恒在畫中
所以度越諸人也歟此本係鮮于春常家藏者神采尤沈著
不露可寶也

故黃府君墓碣銘

予從烏傷黃文獻公游識公從子仲華甫進承公話言退與
仲華磐桓華川上溫潤如瓊璣使人不忍厭去公薨世大變
甲兵滿天地東西各不相聞及 真人起臨濠廓清六合
予入侍講禁林會浙江行中書新貢士至有黃昶者來叙世
契問之實仲華諸孫復叩仲華何如則作土中人五年矣為
太息者久之昶彛從予入史局幾一載間自撰仲華行狀涕
泣請銘仲華名標仲華字也自幼巖然有立出與群童敖步
武有度不失尺寸鄉先達聽之暨長撫世酬物悉中權度州
里譁然稱之曰能父兄素儒懦疆畷為豪右蕪并仲華奮厲
致家之肥悉納金贖還自是益敦仁厚行貧而貸泉者不責

其息稍弗能庚焚券示之或有忿鬪者赴懇于門仲華聽已
指曰爾言曲爾言直皆心服去且曰得黃公片言賢於縣令
長十人避兵石門山一婦疲卧荒榛時游騎已迫仲華命媵
女扶以奔與諸婦同寢食冠退詢其家歸之然終不識其面
性至孝親疾進藥齋無時夜不遑甘寢及沒衣祿棺窆之費
咸出於私不忍煩諸兄文獻公剛介子弟鮮得懽心仲華曲
承其意酣觴笑談煦煦如陽春親屬有使酒難近者且復諫
仲華從容白其利害卒至政行仲華行事多類此他不能悉
書仲華卒於吳元年三月十一日其月某日葬於崇德鄉平
洋原先墓之次壽六十七世系遷移之詳文獻公已見諸圖
記曾大父燾宋承節節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追封江夏郡夫人大父鑄贈中奉
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
尉追封公妣童氏追封江夏郡夫人父濤妣喻氏仲華配室

傳氏生子三瘞琬瓚文一適劉如珪孫男四未昶庚敏子惟
 闕閱之家鮮克由禮有若仲華開雅整飭抱齊魯諸儒至行
 孰謂非賢邪子故持銘之以為警善之助使人人取則仲華
 其不為三代之民矣乎銘曰
 中恬而熙外庶而隅惟義之是隨大振厥家尚質去華朏朏
 乎無涯有歸者山有冽斯泉靈氣之鬱芊體魄斯安繼以永
 年

崆峒雪樵賦有序

劉君宗弼家于顛之空同山陽學賻而文確嘗擢進士第入
 教成均出任浙江部使者之寄聲先已赫然矣君乃退然弗
 居方以空同雪樵自號其殆顯幽一致者歟非賢而有德者
 蓋弗能也君間請濂賦其事雖虽篆刻之學老且亡去黽倪
 操觚雖用賦體而比物成義為多君之西還或歌於清泉白
 石間山靈聞之未必不嘖然一笑也其辭曰

伊空同之拔起兮鎮嶠南之靈區翠嶺續其蕩空兮播顛氣
 之豨綏章貢挾以北流兮益土脉之滋腴穴遙通於龍翁兮
 勢蟠亘於鬱孤信地維之奧宅兮為靈真之所都則有白鷺
 羽人黃唐丹士關玉為房鑄金成柰仰帝青以布帷撥赤霞
 而啓筭悼下土之空獨凌剛風以逕度惟彭城之仙子兮式
 爛柯之遺軌謂靈奕之可觀兮意翩翩而遐舉袞剪鹿肌之
 花履約芝田之藥巾割湘雲之枝擎點彩鷗之尾傷胡麻之
 未飯愛白石之堪羹踰洞真之石扉借脩月之寶斧期緜笙
 之下臨兮庶綠文之可受于時玄冬屆朔氣交水腹堅金莖
 高二鶴夜語獨鳥書韜莽六花之聚白合滇滓於空寥幻九
 清之秘景關太素之神苞奪人目睛兮若流汞翻空而不定
 一白無地兮如爛銀炫燿於霜臯瓊林玉樹疊顛聯柯條頓
 亡於春綠藹巧綴於晴梢乃陟瑤磴乃依氷樾膚中寒而生
 鱗指屢僵而弗屈丁丁許許不遺餘力已枯成采方長不折

玉屑隨聲而輕墮霜莖倚雲而初積束以九真之赤藤附以
千年之苓魄既消槎而味歸忘蕉鹿於今昔歌曰我采我樵
兮太濛之野萬樹瓏璫兮玉光照夜孰能相從兮與霓旌而
俱下於是築石竈緇金經養神火煉黃寧永生水虎之窟鉛
出火龍之局液承太乙之珠機運元華之精憑添抽之卦券
植鄴鄂之丹城逮伐毛而洗髓致陰爍而暢凝種芝於瓊玉
之山折桂於廣寒之庭領衿佩於橋門集鷓鴣於王庭白簡
霜飛繡衣春明近一出而持斧使九夏之生水定瘳風而來
歸兮將瀛洲之先登隔人間之風雨兮處真凡之異程至若
西隣之子沈酣羶葷屏龜香曙笙火花春葆階舞楚銀館歌
秦黃塵迷南華之夢弊屣嗤東郭之貧樂鍾鼎之遺豔厭烟
霞之近醇尚父釣渭阿衡耕莘或封齊於東海或致君於華
勛齊出處於一塗宵變志於屈伸世續紛兮巖以新蠟代薪
兮傷芳辰翻海水以爲霖兮曾莫濯夫游塵孰不化爲胡燕

兮依華棣之飛文丹禽鳴夫空谷兮亦寥寥之一聞彈樵歌
之逸響兮寄縹綺於秋旻歌曰若有人兮在蘭厓止白虎爲
使陟崇巘止皓毳迴颯敷天葩止虛白內朗絕纖瑕止仁斧
義戕龍鏘鳴止鵝膏匪施痂弗形止剪彼薪樗扶松栢止養
賢大鼎熟以烹止天下爲公大道行止朔風屹立思盈盈止

